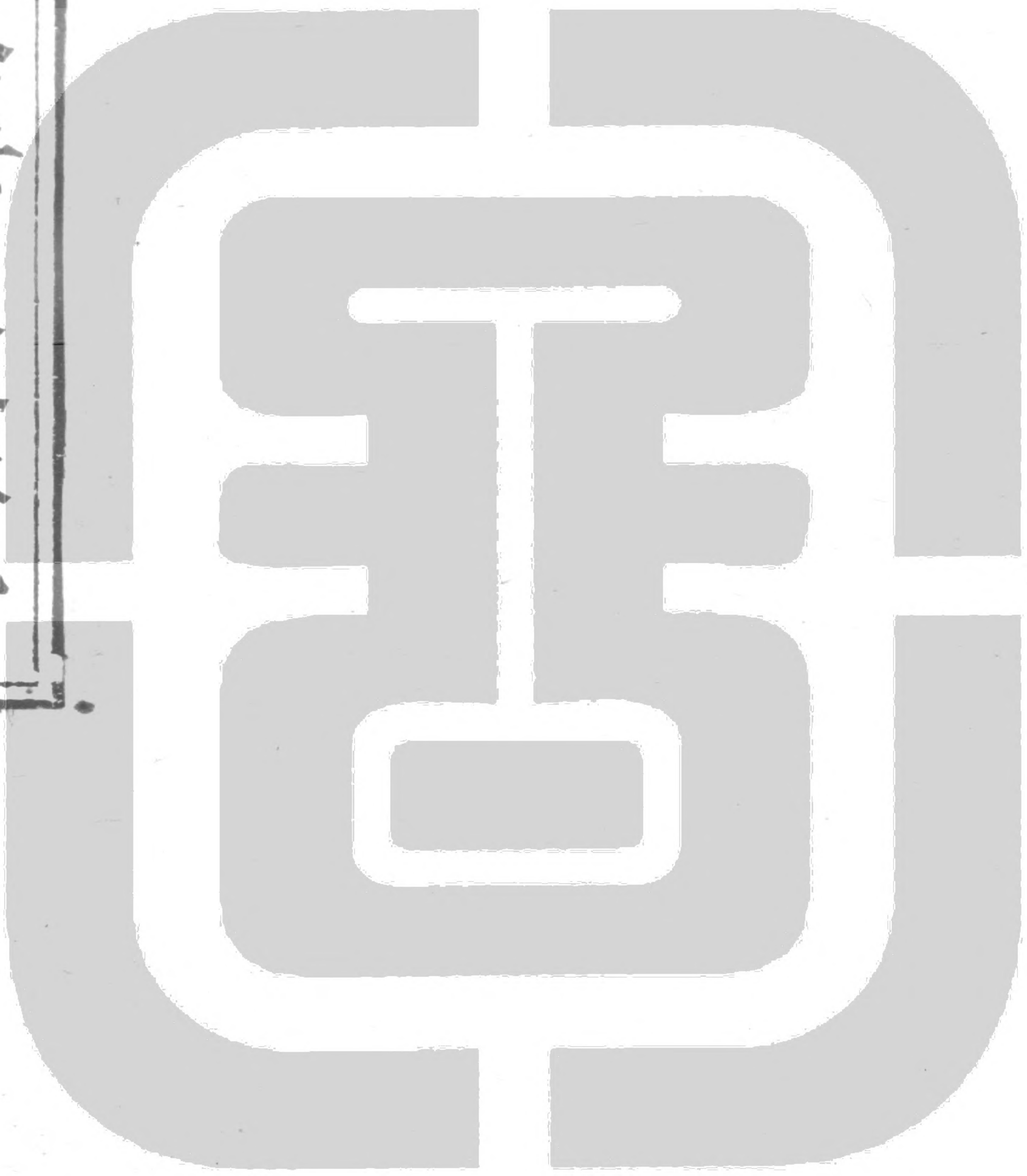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十九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高陵編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司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記

錢氏重建祠堂記

無錫磚橋錢氏有宋吳越忠懿王之後也蓋數百年於茲矣子孫率能續修禮遺世登其休今太學生棟者猶篤先祀畢力繼述乃於嘉靖戊子之春當正寢東闕地建奉祀居神龕以祀高曾祖考四代之主其朔望新歲序祭享皆如朱氏家禮以教後之子弟棟之曾祖梅堂公遷自新安已能肇建祠



屋至於貞菴滋宏厥志置祀田味泉之世族屬繁衍家燬於  
火乃興重屋以修祀事長沙吳文定公記焉其後復使長子  
增拓前址再為鼎置華亭錢太史公記焉若乃規制宏敞文  
章麗煥蓋至標而始大備云嗟乎自叔季以來風流寢下人  
不念始率重於婚姻而薄於祖先腆於燕奮而踈於祭享甚  
至名登仕版主尚未立官至卿士祠或未建閭閻細民何足  
異乎乃錢氏能世敦其禮益光大之不亦賢邪雖然孔子謂  
能明禘嘗之義者治國如視掌則能明祠堂之道者治家不  
亦易乎是故祖之於孫也享順不享逆考之於子也享孝不  
享違尤之於弟也享悌不享慢孝弟與順行於身而祖宗父

兄享於上然則禘之所以篤錢氏之祜於無窮者懷桶之麗  
粢盛之豐又其所後乎梅堂諱某字某貞菴諱某字某味泉  
諱某字某數世皆輸穀受有義官祠堂落成在某月日

木齋處士胡君暨配汪氏壽藏記

休寧人木齋處士胡君汝季三者今年六十有九矣其配汪  
氏生七十歲矍鑠不老處士為人慷慨剛正見義必為雖未  
籍學然事親殯葬與禮不爽又作永思亭以追慕焉其竟恭  
二兄怡怡如也又嘗開塘灌田波及鄰里殆千餘畝霞阜之  
野齊口歸仁他日出穀賑飢有司授以冠帶弁而不著生四  
男子大用大周大同大器大器為蕪湖生員遣從予遊勉之



曰讀書須為好人富貴皆外物其三子者早令業商已皆有  
成立君遂盡以其家付之理不問也惟日覽書史閱耕耨耳  
其配汪公銳之長女也柔順孝慈而賓祭勤儉巷無居婦鄉  
人或稱為女中丈夫云有地黃栢鋪則其所置也他日處士  
闕其山自婺源發脉行百餘里至千秋嶺斷而復起層巒疊  
嶂綿亘又三四里至黃栢而聚可結穴其右輔以一山有水  
雙溪匯於其前為深潭潭畔有洲竹木森茂相映又其前有  
石山如几案拱揖與來山皆相應也處士於是呼諸子曰此  
可作壽藏矣乃具甌甌召工人開穴而離以考其事嗟乎昔  
公叔文子與蘧伯玉登瑕丘以為樂而伯玉請前夫彌牟雖

非伯玉之中道然而視浮生如過客以塵世為逆旅比之戚  
戚於貧賤津津於富貴惑心於導養之術溺志於還丹之訣  
者不既有間乎嗟乎若處士古之所謂達人高士者非歟且  
其四子業各趨成足以光處士於無窮而處士暨配悅樂康  
強雖數百歲何艾哉壽藏作在嘉靖八年某月工訖於九年  
某月某日

### 重修二忠祠記

二忠者漢關雲長張懿德也劉先主玄德與之結義桃源起  
兵討賊興復漢室志雖未成義則已立曰二忠云其祠則解  
人義官王君某捐地以建其孫登州府經歷守春捐皆重修



者也然雲長解之長平里人志殲二賊威振華夏其歿天下後世皆以為神室祀而屋祝解人事之尤謹予判解時嘗編次其行事曰義勇集已傳行矣惟懿德雖號萬人敵然如破魏將張郃以安巴西功在益州多神於蜀解人合祀或者疑焉曰懿德雲長之友也蓋皆切磋琢磨以求成乎忠者也固不可以地之遠邇名之大小別是故微懿德雲長之道或不能若是之大微雲長懿德之勇或不能若是之顯且久王氏合而祀之其有見乎此不可以勸不義而戒不忠邪周皆磚甃有坊在其前石為柱費皆經府所自出有子曰太學生光祖嘗師於解滌書院以修明周程張朱之學比予改官南之夏

定遠知縣劉侯去思碑記

京又泛黃河涉大江事予於鷲嶺峯東所其歸也以是請曰此吾父祖之志也則不可以莫之存耳祠落成在嘉靖四年

定遠民有九十四歲者張源撰其去任知縣劉君德輝政績一編凡十有三畧率縣中父老數百人達於署篆家主簿能慶演求立去思碑熊曰慶演有少年時友呂涇野子者樂道人善盍往問之於是生員沈愚者民孔銘爭走以來予以多病辭遣還數月又來曰劉令去任久也未嘗以是邀民能薄他縣官也不能以是速民出於草莽之志求報鸞鳳之政如之



何其拒我士民也且夫治是縣者宋有包孝肅元有安承事自是以來寂寥不繼碑如不作不掩人之美乎按流民畧曰承荒役之後民半逃移乃給票免差勸令親鄰收恤或賑糧助牛未及三年流民孫演諸人復業計口殆至五千極疲畧曰目擊時難鷄犬不存每為流涕乃罷除濫征冗費及諸里甲科害經歲隸不下鄉而又春秋行省勸貸移備其後牛羊蔽野鳳臨諸縣多來就食息盜畧曰本縣界於江淮之間盜徒盜賊時行流劫乃立保長甲長分領村鎮互為應救搗鑼為號差功行賞如有被盜之家責償保甲行及暮年夜無吠犬屯田畧曰熊熊英武及留守七衛屯田坐落本縣然軍民

雜處衛署隔別訟輒經年乃待之如一無所低昂分斷田產惟秉至公悍卒豪民罔不懾服化暴畧曰禁斷土豪刺唬不得侵奪細民包攬差稅陷誤良善或誨諭以榜或覓察以方或懲戒以靖未久潛孚革面變為平民止訟畧曰凡諸詞訟止仰告人拘提到即剖決輕重咸允犴無繫囚塘填畧曰當農隙時設塘填長鼓率使水人衆修理塘填至三百有五座其難耕窪處又作私塘數面灌漑咸足因致富庶蝗畧曰嘉靖七年蝗飛蔽天乃禱祀遣捕備極誠懇蝗入他境馬畧曰差俵六馬多負京債痛革其弊民用不擾里畧曰革除大小直日年省里費一二千金里用一人支候餘務農業抄戶畧



曰禁除里老群暨不得二季下鄉抄戶并斷時奉舊習飛錢  
走稅為村落苦門畧曰日輪陰陽生一司典門簿雖豪宦公  
謁亦必注籍私囑請託不容吏畧曰設立考牌給付各吏升  
堂抱比若有稽違計件痛徵事無廢閣涇野子曰後世郡邑  
民庶未獲安養者惟為長吏者徂於畏豪右通奸讒重賄賂  
行請謁肥身家殘窮獨雲貧賤故爾今觀劉德輝得定遠民  
心者惟改是爾嗚呼諸畧豈惟定遠一邑可行哉雖四方令  
用之亦可也豈惟定遠一時可思哉雖百年遠思之亦可也  
德輝名煇直隸完縣人起家嘉靖辛巳進士今陞戶部主事  
慶演山東博興人本鳳陽縣主簿以賢能調署定遠篆相成

其事者為新令吾省渭南賀君應璧甫

一樂堂記

一樂堂者前慶州太守石峯張君為舉人盧汝立勲題也汝  
立縉雲人居東鄉竹川其南百步建斯堂焉前即汝立舉人  
坊也汝立之父梅軒君生七十有七歲母應氏生七十有九  
歲皆且八十也夙鑠日健不老生汝立兄弟六人孫男子十  
有五入汝立曰勲無樂乎為舉人惟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則以為真樂耳將孟子所謂一樂者實其然乎則此一樂堂  
者實汝立之志石峯因以扁之耳他日汝立有事於南都問  
予曰則何以教勲奉此堂哉涇野子曰是不可以他求也汝



立苟於二樂三樂之皆具也然後知此一樂之無窮矣汝立  
不見他人之為父子兄弟者乎雖父母年且老耄或至忤犯  
兄弟雖數十人也不免因氣以鬪墮臨財而忿爭夫何故初  
不能格致以明善遂不能誠正以修身仰有所愧俯有所怍  
故於其親亦有物我安在能知其一樂也昔者荀淑有子八  
人世號八龍陳太丘之二子其德等高時人以難為兄弟羨  
之當是時淑是年老皆在而兄弟皆無恙也其會聚之頃至  
感動天象昭耀帝里於荀陳之家樂而後可知也汝立敦朴  
學古不同流俗見義勇為無所回曲梅軒君稟賦疎淡性喜  
吟詠老鮮外慕應夫人又以勤儉佐之凡汝立之所有者不

可謂無所自也汝立苟克其所有真得乎二樂馴致於三樂  
之地則其所謂一樂者豈惟可與荀陳二氏者之兄弟比方  
哉雖孟子一星天下不與存焉亦在是乎堂建在嘉靖四年  
月日凡三總梅軒君名懋字時勉梅軒其號也其子曰燭耀  
煩煉木者則勲之兄也皆同居而梅軒之弟桶號栢軒者年  
亦七十有五四子其次子點者亦舉人君子於此亦可考盧  
氏之和氣云

### 重修環谷書院記

環谷書院者以環谷先生汪德輔而名也其地在祁門縣東  
一里許水秀墩蒼鶴之山為祁門最勝處本漢埤將梅鎬故



址後為巫覡竊據前郡守留君志淑始釐正之創建環谷書院後燬於火庠士汪提輩嘗請修復未行也庚寅莆田陳君光華以己丑進士來尹祁門適提學章君丘君先後命復舊貫陳遂捐俸倡眾鳩工度材竭力經營中構堂三楹以祀環谷先生右構一堂為名宦祠其左則立文會堂及膳堂以資諸生講肄堂前則甃石臺環以闌于堂西鑿方池焉翼其上下號舍庖廩罔不畢舉且訖工縣簿東陽盧君默以其兄煦與予同年也使庠士謝用葉金偕其子太學生堯夫問記按環先生晦翁門人世傳第四人也生甫六歲能通孝經論語孟子稍長其父東山家士即以所聞於雙峰饒氏之學以授

之故先生既舉泰定中鄉試遂棄前業奮往正學嘗師事浮梁吳可堂延陵吳朝陽二先生而鄭師山汪巢深實與交遊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其吳國英汪天應諸賢皆出其門高皇帝平定天下聞先生名於洪武二年遣行人聘至京師同學士潛溪宋公修定元史書成特旨一班俱留祿仕先生力辭不受

賜金幣遣歸而終所著易詩春秋四書有音考纂疏等注禮有補遺類要綱目有凡例考異其平日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文章特其餘事則先生之所著述者亦非專事於言語文字間也興復書院不亦宜乎遊業



其中之士固當考先生之行上溯晦翁傳道之舊以淑諸身而及於人可也若但驚心於言語文字之間則雖遍註六經群史障道滋甚豈忠事先生者乎書院落成在嘉靖辛卯秋九月相成其工及董役之人列碑陰

重修靈應觀記

靈應觀在南京都城內西南隅烏龍潭山左其右瞰石頭城虎踞關地據江山之勝者也中祀宋勅封英濟武列廣利王王公諱蓋之神蓋舊有捍災捍患驅魔行雨之功

國朝宣德間南京守備太監羅公始建祠於此焉於是禱除妖狐則雷電立作雩祭暎旱則雨輒至火起而祝應口以

滅舟行而風隨感以息江北蝗蝻生發一乞筆判皆絕凡都城之人有禱響應乃正統二年羅公奏聞并請名額

英宗皇帝欽錫為靈應觀云仍准朝天宮道士俞用謙主祠事焉歷歲既久殿宇傾頽嘉靖八年春觀之住持孫用明募緣重修當是時南京守備太監王公堂少監夏公綬捐督監造創建三清大殿凡樓閣像設門廡庖庫罔不重加儼飾落成既久矣未記也至是夏公乃以南京守備太監李公之簡書問記竊惟神人惟一理感應無二道未能事人者必不能以事神感神未誠心不能以有應也古之忠臣烈士義夫信人坐不能為於時死與風雲雷雨相為朋侶因人感召而



至者如關雲長及靈官徃徃是也祠觀之修於理亦宜或曰  
既神矣除妖有所不能覃及於九山降雨有方不能徧行於  
四海者則何居曰道有大小則效有遐邇靈有廣狹則應有  
淺深是故龍馬負圖於河應仰觀俯察者之精也靈龜獻書  
於洛應隨山導水者之心也仲尼未見周公志在行道乃覩  
其貌於夢寐之間伯有不同良霄意在定鄭乃已其屬於立  
後之際天地無心能命萬物之化生聖人無我能速天下之  
和平故仁人握饗帝之機順孫標格祖之權靈應之道斯其  
為至乎凡事神者尚其觀省哉工落成某年月日贊修之人  
列於碑陰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予嘗兩至燕子磯謁王之祠廟於磯巔其廟兩面向江而開  
盡收江山之勝蓋自隋唐以來有之乃嘆曰王之靈其安於  
此乎同行者曰大王四海之內家祀而屋祝乃獨受於此何  
也曰王之生也志欲恢復漢室出吳以誅魏用成一統之業  
乃為吳陸遜呂蒙陰行譎詐斃王於當陽長阪吳謂可以萬  
年江左以圖神器也豈意不數載孫皓面縛歸魏至晉唐纔  
百餘年也王已祠乎其地凡吳之士女老稚病則禱痊險則  
禱濟危則禱安旱則禱雨兵則禱平水火則禱息絕口不稱  
權遜輩惟王之尊焉則王生雖不能取吳死已有其地而血



食之矣。初吳之請婚，王嘗罵以貉子而絕之。今其人果安在哉？故曰王之靈其受於此乎？於戲！勢利在人，有時而歇；天理在人，無日而泯。此豈惟見王之志常存，而人心之不死又可見也？予判解時嘗叙刻王集，其畧曰：當漢末世，劉先主以帝世之胄，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隆中，諳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王家在解，梁身為布衣，爾乃見超乎億人之上，趨乎數千里之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決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勝茲叔季，鮮其儔匹。配義與道，此真其勇乎？孔明因論馬超，惟王在黥彭之上，日為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

死猶生人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仁。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實辱主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日耳。則王之靈固已通天地貫古今，其受於此又不足言矣。同行者曰：然。是時道士陳永淳與其徒鄭德臣隨侍而聞之，拜而曰：王之廟久建而未修。

武宗南巡之日，嘗至於斯，耻其隘陋，憫其傾圮，於是南京守備太監黃公倡諸中貴，捐貲修闕。今始煥然宏闊，軒朗卒焉。榑神之所矣。碑已龔而記未勒，時同行者則前監察御史開州王公濬也。即為之轉請，遂錄其言以付之。在嘉靖辛卯之



中秋日

志勤堂記

歛之潭渡人望雲子黃君廷祉於其家思誠堂之西建志勤堂以勗二子沂沐學且以邇其先唐詩公之休也沂儒士能文賦隱處其中沐隨望雲子籍於揚州學學於鷲峰東所遂偕沂謁予曰家君建斯堂意深遠甚乃沂則行而未成沐則業而未立則何教諸涇野子曰二生知斯忘乎凡以求夫道也二生知斯勤乎凡以據夫德也夫志於道而以惡衣惡食為耻雖孔子不與議勤於德而終日乾乾矣夕或不惕若雖周公不敢保其無咎也故能立斯志矣則日入高明於道有

未及者吾未之見也能致斯勤矣則日就堅定於德有未得者吾未之見也昔者伊尹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為耻故其志超千古而獨高魯子隨事精察三省之功日未嘗忘卒得一貫之傳故其勤邁諸子而獨盛夫周公孔子伊尹魯參皆古大聖賢也其言其行皆不外乎此二生之於志勤也能如是乎抑未能如是乎欲為是乎抑不欲為是乎如欲為是也雖未能遽至於是則有能之之日矣如不欲為是也則其所謂志與勤者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世固有以登巍科躋顯官徒耀閭里而震庶人以為志者矣世固有以工文辭專記誦徒邀浮名而背真性以為勤者矣是豈二生之所欲為哉是



故周公孔子之言伊尹魯參之行二生固當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者矣於是二生日家君雖建斯堂得涇野子之教斯知所從事乎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敢不敏旃堂凡三楹左右皆有廂房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

南京錦衣衛重修記

南京錦衣衛設當通政之南東面為鎮撫司者二為中前後左右水軍屯田馴象諸千戶所者十七皆在衛堂之前南北以對列為局者一為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司者五十皆設於其所其為堂廳廂房屋也四百有五十為庫以貯

鑾駕者一在東長安門之東北面其屋亦六十有五此皆洪武初之額建者也歷年逖遠傾圮相尋正德元年指揮房公汝玉奏

隄修理動用蘆州官錢開端充飾未克盡考乃房公陞任去正德七年間指揮丁公世膺為其僚李公克成專托以終前業復動官皆畢力竭作乃簡千戶閻真等為之程工鼓力群室具興增至七百已落成矣嘉靖十年復行葺補輪奐咸新鞏可悠久乃偕知府易君士美問記榘竊惟錦衣之設其設名雖與留守神策諸衛同其體統實與五府等埒蓋即漢執金吾之職也故將軍力士校尉皆禁人也於是衛隸直



駕侍衛巡城皆貴任也於是衛司捕姦鞠囚巡視牧馬驗裝  
快艇會同巡江存恤新軍審錄監決考選軍政皆重事也於  
是衛察故番麥有所紅花有廠屯糧有額草場有籍蘆州有  
縣故銅板以蓄威金牌以懸寵銅魚以寄信麟衣以耀榮雖  
至上直之卒或得給銅錢於甲庫關熟米於禁門蓋實  
天子之親軍而兵權之重任也牙署既啟法得申修雖然營  
繕有三忌焉委不得人則資姦姦使不以時則捐人力用不  
以法則耗公帑惟公敦厚寬信自秉公廉蓋嘗奏准襲替  
回衛千百戶矣年方二十即獲管事凡衛之官軍固弗敬服  
故以委人則群材效能以率作則衆力用敏以調處則寸朽

不棄故先後兩役事不告煩卒不告勞人不告議而工考矣  
昔衛文公營宮室於楚丘能得其道至致駉牝之多強於政  
治然則公當

國家全盛之時而申修近署如此公雖以建上將之旗而禦  
鉅鎮之險有餘也詩云洒掃庭內惟民之章夫庭內一洒掃  
細事耳且為民之章表而况於為此大役哉則公之超拜而  
勝理大務可知矣因記以告諸後公名福直隸揚州人

### 三近齋記

三近齋者古菴毛君式之之齋扁也古菴病世之學者言道  
雖遠而實昧行道雖遠而實異任道雖遠而實弱又或以知



為行而無三者之分也乃作三近齋以自警曰憲將由此以入德而造道乎他日其徒舉人唐音速予記予曰非知無以明道知之不能而不好學終於不知而已故絕好學則理窮而愚破性開而心盡道之不明者鮮矣世有以好學為行者是弗視地而傷蹠也非仁無以體道仁之不能而不力行終於不仁而已故絕力行則私志而理順邪聞而誠存道之不行者鮮矣世有以力行為知者是已登岸而又覓舟也乃若好學之或倦則暫明而又昏力行之不繼則雖得而必失此皆志之不勇不耻不若人也是故三近舉而達德可入達德入而達道可至今夫舜何人也古之大聖人也然猶好問焉

好察焉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好取善焉故曰舜其大知也與人不如舜而不好學豈非自愚者哉今夫顏淵何人也古之大賢人也然猶善不伐焉勞不施焉雖簞瓢陋巷樂不改焉故曰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人不如顏淵而不力行豈非自賊者哉古菴贈徐養齋之序有曰近世君子偏志頓悟立論竒高力詆朱子以居敬為綴以致知為支離專心棄事之說遂瀾倒於天下觀是言也雖舜之知亦可望以入人曰不好學吾不信也古菴復鄒東郭之書有曰資稟高者蚤年卓立其次必積累焉三十以後思三十前事而悔四五十亦莫不然今至六十悔益切而心漸平勉求寡過然亦晚矣觀



是言也。雖顏淵之仁，亦可望以入人。曰：非力行吾不信也。然則三近齋者，實古菴入德造道之室，以視數仞之堂，畫棟雕墻之屋，真土木之妖耳。他日當見古菴之於道，不止三近而已也。齊凡四楹，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古菴常州武進人，其起家正德辛未進士，仕為禮科左給事中，旋自棄去，歸隱於山云。

南京工部重修

太廟成欽受 勅書記

初南京工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何公瑋等會題修理事宜，太廟為先，及山陰何公詔來履尚書任，尤謂急務。會同內外

守備等官復請於

上首舉斯役。方越一年，工用告成，乃偕諸臣奏言曰：茲舉也。

臣等雖協謀供事，爾乃人心競勸，早獲成工，實

皇上孝誠之所感。

聖祖神靈之所佑也。於是

聖上稱其盡心督理，節省財力，勞績可嘉，特降

勅褒獎，以酬其勞。用稱

孝思之誠。南都諸公卿舉首嘆曰：

聖上奉先之孝，何公為臣之忠，皆可觀矣。他日其僚右侍郎

張公羽偕其屬謂尚寶司卿呂柝曰：此誠



明時之盛典也尚寶故史氏宜為叙述將加諸石以告夫後  
棟聞之君子之營

宗廟有五至焉一曰至敬足以孚神二曰至儉足以節財三  
曰至惠足以慈民四曰至勤足以致期五曰至公足以範後  
昔魯禾修御廩而嘗春秋譏其不敬乃公初任惟茲為正易  
攄布範圍不定嘉嘗從諸公卿并觀恍若天府可謂至敬足  
以孚神矣初部司會計工科用銀五萬有奇及工之成萬有  
一千而已比於正德間修

寢殿之費計省十七可謂至儉足以節財矣其為用也取九  
千金於蘆課班匠取二千金於缺官柴薪取鐵栗松木及杉

楠雜木於清江實舡二塢及瓦屑壩諸局取磚灰於琉璃諸  
窯取原買過修宮大木以借用取銅絲金箔硃漆簾箋油  
麻諸類料於庫市皆不一派於下而傷乎民可謂至惠足以  
慈民矣正德之工經五年而後考今之落成者正

殿九楹二廡三櫺并櫺星諸門神厨庫及宰牲諸亭燎牲諸  
房且百餘楹或更新或飾舊其工十倍於昔也乃日率其屬  
陳謨勞來督課不遑暇食始於嘉靖庚寅二月瀕辛卯五月  
而畢無偈日焉可謂至勤足以致期矣昔趙充國屯田湟中  
比其歸也有浩星賜者勸其勿告兵事利害於上恐嫌矜滿  
充國曰吾老矣若計小嫌不言恐後無人言者非國之福茲



也勒石以告後其為 國家用財慮者甚遠可謂至公足以  
範後矣夫具茲五至足徵一忠建茲一忠豈不足稱

聖孝之誠哉且公自為郎官知府以至巡撫司寇皆加意窮  
民存心節財行將入為宰衡當益上輔

聖主繼述之本臻位育之化彌災青而緩華夷所謂明郊社  
禘嘗之義治國如視掌者又可觀矣蓋不啻於修其

祖廟已邪

容菴記

辛卯之秋徽府學生程爵赴應天鄉試不第將歸見其父容  
菴君其友胡大器曹廷欽因請作容菴記則問之曰何以為

之容菴也兩生曰容菴先生事父母生盡其禮死盡其哀此  
其大者勿叙也惟是尊賢禮士好善能施予襟度宏闊不可  
測古所謂汪汪千頃波者雖不敢比當其器識亦殆庶幾乎  
是故以容名菴蓋以著其志云則又問之曰兩生亦嘗學斯  
容乎當其能容也如舜之容象禹之容有苗孔子之容桓魋  
孟氏之容臧倉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亦可乎當  
其不能容也管叔而讒周公張耳而毒陳餘公孫弘之逐仲  
舒林甫之間九齡安石之黜君實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不亦不可乎兩生曰然則所謂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者非歟曰在外者不可必也在我者不可小也然則何以學



容曰同人於野然則何以學去不容曰無我二三子皆微之  
美士也爵又在容菴庭訓之下宜皆從事於斯乎不然莫為  
容菴者止容一家人耳安謂其以廣為名世大為字哉容菴  
凡三楹建在嘉靖某年月日

江陰縣新建啓聖祠碑記

江陰學生黃懃持其師教諭熊氏清訓道守汪氏栗趙氏儲之  
狀借禮幣謁予曰縣啓聖祠 命下之時先尹體乾適陞進  
去今尹仁輔來繼厥職初謂茲役誼不可違乃正月布令爰  
興不作邑中義民凡十數輩樂赴召工未建匝月祠用告成  
敢請信言勒諸他山之石曰憶昔有知常謂宣聖暨顏曾思

孟肇明斯文垂憲萬世山谷之僻齷齪之兒咸知誦習究其  
本源如叔梁點路種靈孕秀篤生聖哲閱秩祀典廢或不載  
即我夫子回參諸賢其能怱然忍諸又回參伋軻配食夫子  
父反卑屈列位廟廡子如有靈坐寢震驚今際

明主推聖賢心下議禮臣別建啓聖祠當文廟東偏內祀叔  
梁啓聖公配以參回伋軻之父下逮程朱諸儒其父亦與享  
焉然後聖賢之心於是為快具大典也且茲役之舉上可以  
使為父者能教厥子知所以慈下可以使為子者克事其父  
知所以孝關切人倫轉移風化非淺淺故也仁輔乃能知為  
急務克先圖之揆諸斯道其殆庶幾乎狀又言仁輔為邑能



興學校理冤枉抑豪強毀淫祠禁妖巫弭江寇諸政聿新宜  
茲營建知所本歟祠中為啓聖廟翼以二廡其中為庖陳甃  
以甃甌其前為門塾絢以丹漆始今年二月十六日終三月  
三日未二十日而完足可考悅以使民也仁輔姓李氏名元  
陽雲南太和人舉嘉靖丙戌進士擢翰林庶吉士其篤志正  
學蓋嘗聞諸通政馬氏伯循云是役也諸董工及捐貲助役  
之義民皆列碑陰亦為從事各工者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太學生吳人馬子遇為其父遺安公羽之所構也翁  
自四十以前喪其夫人某氏再不配今且八旬矍鑠如強壯  
時無玷義問宣昭歷聞於上於是巡按東君以羔羊養郡守  
徐君以薪米月養秦安胡君具奏

聖天子准照八品官例以優免人丁終歲養吳人咸以為榮  
太學君故有是構焉他日翁孫進士承學過鷓峰東所以告  
予予謂之曰是外榮也何以謂之內榮曰在太學君以西銘  
為內榮在進士以下武為內榮何謂也曰西銘言孝子之事  
親如仁人之事天太學君誠如是也則是以仁為養而不以  
羔羊凡使遺安翁為仁人之父也不亦榮乎經曰仁則榮蓋  
謂此耳昔周之亶父季歷能積德累仁至武王而能續之詩  
人至作下武之篇稱其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



之祐進士誦詩而有得焉則他日以繩武孝之道而輔

聖主可使四方皆來賀而其佐也亦於萬斯年矣則其養遺  
安翁也又豈帝月與終歲已哉斯是之榮不又大乎對曰承  
學敢不勉力以告於吾父以致悅於吾祖乎堂凡三楹其基  
盈畝在居第西偏前襟鑊鉞後倚修竹里左通臥龍街右聯  
鳳凰鄉南臨長河與旌表褒義坊對亦吳中之勝地也落成  
在嘉靖某年月日

耕雲堂記

耕雲者泰和人壽官周君充賢之別號太學生英德庸泓之  
父也君三歲失怙母氏鞠育長肖自立思光前修敏於田畝

純其藝黍稷雖曹英德允耽是業遂以耕雲自號且扁其堂  
焉力本不衰壽登八十茂膺冠服之榮好德考終江廣咸稱  
之初君先世諱羨者於宋仕為僕射其所居千秋里有陸地  
焉方三十里每遇愆陽率為曠野僕射乃築槎灘一陂半截  
江流開圳灌田三十六支兩九都悉治其利獲田膏腴三十  
萬畝後圯於暴水田皆蕩折僕射四世爰生仲和嘗為英州  
刺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致政歸高目愴前廢別築碣石一  
陂洩殺水患捐田百畝以贍陂用遺令世選一人掌之六百  
餘年於今為烈周氏世食其澤篤茲耕讀綿衍家聲不墜故  
君號耕雲者上以昭祖德下以垂嗣緒也庸泓曰英德古英



州也先君以銀青遊宦之邦身復客賈不忍遽忘令庸泓髫  
補英德學生方赴南雍先君捐館輿櫬還塋痛切肌骨每瞻  
茲堂深愧繼述涇野子曰庸泓無一於痛也汝先君以耕雲  
扁堂其欲庸泓耕道以肯構乎夫耕雲之澤及於鄉黨鄰里  
耕道之澤及於四海九州然則道亦可耕乎曰古不云聚之  
以仁種之以義耨之以學播之以樂凡以為耕道也是故心  
耕為上力耕為下力耕則莠莠除而嘉穀茂矣心耕則私欲  
退而天理深矣故曰仁在於熟耳對曰庸泓敢不奉置斯言  
於堂右以篤志為耒耜乎堂成在某年月日

南京戶部新建浦子口草場記

江北浦子口城舊有應天橫海龍虎武德四衛各有倉以給  
官軍月米其馬三百疋之草豆則渡江關支於南京諸倉場  
水陸脚費十耗其七有司輸納亦稱未便於是巡馬千戶何  
金呈於分司監督主事張旂呈於本部尚書鳳山秦公侍郎  
新山顧公偕當司郎中王君銳等

奏准改馬豆於江北諸倉收放上納及遇缺之糴買皆監督  
委官掌理價從科道校定時估其堆草之場則就武德衛廢  
棄倉基更為築建監督劉君憲親勘其地委四衛指揮趙欽  
諸人估計厥費聿興斯役未及數月功用告成郎中湯君紹  
恩偕其僚問記予嘆曰美哉斯役也可以觀平天下之道乎



或曰以一草之微而知平天下亦不難邪曰八卦天地間之大業也昔人於一梅兔能見之斯道古今之大路也昔人於一門戶能見之夫此草塲之改建也其用言足以知取善之智焉其弛力足以知恤民之仁焉其節財足以知方物之義焉其因利足以知便下之權焉其畜威足以知保障險阨之畧焉處一草而五善具雖平天下之道又豈能外於此乎予嘗慨夫後世為天下者非果於自用則徂於自私非薄民於繁難則困民於因循如草塲之法行於平天下也又何有乎夫秦顧二公已有相天下之責而諸君子又皆積政以俟大行者也當其今日之所為與其他日之所建足食足兵民罔

不信以為

國家延億萬年之休者固自有在蓋不啻處一草塲已也是役也官廳及門凡七楹坊牌一座秤蓬凡二座守舖凡四座堆草方基凡二座圍墻間墻百四十有八丈金用三百六十有奇皆取諸應天府修倉之儲工用三千有奇皆取諸三倉餘砌路至街渠百五十丈有奇磚石半取諸拆剩壞廩其帶管草塲則於橫海應天二倉內選用一倉官撥馬塲在應天倉之北東面後倚高崗右鄰橫海倉舊基為地二十五畝九釐及撥補留守中衛埒江地一畝七分共地二十六畝有奇塲用十有一畝七分餘皆附屬於塲其左近城則闕出空地



以防水火若產萑蒿諸物通年取賣以備修倉之用是後也  
工起是年四月十一日至秋八月落成

靜脩書屋記

襄陽劉孟禽從予遊於鷲峯東所聞予說論語輒辯難不置  
不以忤予為難而以窮予為信故每有說予必以孟禽為可  
知而孟禽既退以予說為必可行也他日又作請益數十條  
以問予予俱荅之以孟禽為可問而孟禽亦以予所荅者為  
必可得也然請益之條雖多論語疑義其一條曰鷲於仲冬  
二十一日期當聽講以陰雨晦冥靜坐閉戶頓覺此心虛明  
凡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

日無欲可作一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  
可作終身聖人不知是否予荅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  
時或有欲則與閉戶靜坐時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  
欲一靜坐不可便也予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  
榮文繡峻雕之美貨財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際老老義倦  
之日皆如此號房之靜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  
矣孟禽且歸乃又問曰昔者吾父嘗築一室名曰槐衢書屋  
命鸞會友講學其中積十年而鸞獲舉於湖廣於學似頗有  
聞昔槐衢靜脩之故也鸞遂捐坊牌餘金易隙地於襄城東  
南誅茅為廬扁曰靜脩書屋追憶先人以圖後進敢請一記



以昭前休予嘆曰美哉孟禽之舉前靜坐有得之言其亦本於此乎昔者諸葛孔明之隱襄陽隆中也嘗曰才須學曰學須靜也非學無以成其才非靜無以成其學及其既相先主遂用開誠布公之道以建恢復漢室之功然則靜脩書屋將孟禽亦聞孔明之風而思興起者乎且孟禽號房靜坐之志又不啻以孔明自處已也斯歸也勿忘前言勿廢先緒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斯不負靜脩之意耳然則靜脩亦可為聖人乎曰聖人之道惟仁為大夫子曰仁者靜意正謂此且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汝鄉周茂叔之言也孟禽果能有得於斯則仲宣之樓習家之池不暇念及矣書屋凡若

干樞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

### 嘉樂堂記

嘉樂堂者錦衣徐東園子之所構家宰白巖喬公之所題也則何以言嘉樂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君子嘉會足以合禮故曰嘉禮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故曰樂故嘉而不樂則其嘉必不恒猶夫不嘉也樂而不嘉則其樂必不真猶夫不樂也既嘉且樂君子於此以定禮而觀道也夫東園子者

中山武寧王之裔孫也累葉勳戚亦云貴爾錦衣席餘蔭綏厚祿亦云富爾乃富貴雙遺驕泰並志既篤循墻亦嚴茹素孝隆萱草睦洽宗黨恤鄉禮士咸崇其雅皆可謂幾於禮矣



乃猶自視歆然每懷靡及夫東園子持是心而不已也豈有  
不底於嘉者乎於是日臻暇豫歲履優游旣鮮憂懼亦寡局  
促興至則詩賓至則觴宜乎其樂之君此也或曰古之言嘉  
者多驗於人其論樂多以貧而見故嘉客嘉賓著於白駒鹿  
鳴之什帶索而歌乞食而詠則榮啓期陶淵明之輩今表於  
東園子堂不亦左乎曰嘉在交會之間初無賓主之別樂在  
心體之安豈有貧富之分使東園子以富貴而樂也誠難與  
論嘉如其不以富貴而樂也又何必與榮陶等而後然哉雖  
然樂不足以進東園子所可以進於古之人邁無忌而超薛  
文者惟在於嘉耳隨之九五曰乎於嘉吉言嘉之道必有諸  
已而能乎焉斯為可樂而吉也吾固知東園子顧諟茲扁一  
有不嘉即不快於心必其念之所興身之所接盡於嘉乎乃  
然後泰然樂以無窮也堂成於某年月日在  
高皇帝賜第之左南面凡若干楹近大司馬浚川王公亦有  
記論嘉樂之義尤稱詳

李氏家廟記

李氏家廟者大司徒石樓先生李公之所建也公旣歸田爰  
卜居第之東南相其陰陽繫其廣狹樹基採垣建茲廟焉奉  
安高曾祖禰四代神主其位以中為上左右次列遵時制也  
春秋享祀節令參謁悉依朱氏家禮守舊典也於是沁水人



慕其美起而從之者數十家他日公發使渡江以問記呂柟  
曰夫道以禮為大夫禮以孝為先故草野之人等父母於何  
筭都邑之士惟豐禰之是知若乃既尊其祖又敬其宗非學  
士大夫其孰能之則公家廟之建豈非卜子夏之所取乎故  
程子推孔門之義祭始祖於冬至祭先祖於立春者有由然  
也或曰古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一廟臣不踰君禮之大  
分如取程子始先之祭則朱子非歟曰古諸侯多天子繼別  
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  
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庶  
人纂十代之譜列士考百世之傳祖之公而既無人代禮之實

可以義起然則公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雖然忠信  
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未能事人  
者不能以事神能明郊社之義者斯足以治國也公初為御  
史已馳直言之風厥後累官臬司都憲積登司徒政在多方  
功在 國家皆李氏之先欣豫於地下者也書所謂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其謂此歟乃又建此祠廟訓於宗戚式是鄉黨  
宜其沁人從化不令而行乎然則李氏子孫及沁中敦理之  
士無徒襲其文不求其本也廟屋凡四楹東西有翼室其前  
也重門序起對石樓山落成在某年月日

南京戶部重建銀庫記



南京戶部銀庫在本部後堂之東南北面當玉音樓之南凡天下之穀金布金稅金絹金鹽鈔金戶口金贓罰金皆委輸焉數盈百萬以需軍國之費蓋

天子之外府也異時金發應天庫收後以法理不便奏建於茲然木屋崇墉不受風日歲朽月蠹支持實難於是部尚書鳳山秦公侍郎新山顧公以當司勘呈奏 准重建仍即舊址一用甃石發圈以作橫長五丈九尺其深丈有八尺周壁皆石為脚甃甃積甃至指高丈有三尺身厚四尺門鐵衣之高七尺有奇虛其中者十有四丈有奇也門左右有鐵牖以受明庫內又為小庫者八皆用圈作以別十有三司之金一

曰折江二曰湖廣三曰江西四曰陝西五曰山東山西六曰福建廣東七曰廣西雲南八曰四川河南而貴州不與庫比建廳三楹南面有事收放者蒞焉庫南作小舍六楹北面則戍庫也周垣十有八丈有奇高二丈先門在庫門之北一楹外鍵既落成司大夫以二公命問記予嘆曰美哉斯役可謂知重泉布之地矣或曰長府改作閔騫抑之大盈之建史氏譏焉銀庫之美何也曰家有美玉韞匱以藏賈獲數金什襲之而不以誨盜焉何者以其可救一家人之命耳况乎為國之儲者生民之休戚國計之盈縮邊餉之克乏主上之問有無皆繫焉如之何其不重以固乎且斯金也皆



農夫之脂膏機女之汗血既多取之可輕視之邪故予謂斯  
役傳久不壞一勞永佚有為國之忠焉作事不苟動有取法  
有守職之信焉臨財克惜費出不濫有體民之仁焉三美咸  
具雖移以為天下居賢材亦可也是後也初具議者即中鄭  
淮湯紹恩主事許瑄選委督建卒成厥績者即中楊本源張  
素督同匠作體勘估計工料兼事脩理者工部郎中劉讓璵  
移文經費者郎中周祖堯是後也先脩益引庫徙貯庫金隨  
脩架閣庫以護文卷通計用金九百有奇料則取之工部脩  
理之餘木役則取之工部脩倉之餘丁是後也始於嘉靖十  
一年八月十五日落成十一月二十六日

嚴氏家廟記

嚴氏家廟者太宗伯介溪嚴公之所建也嚴氏分官望族世  
居介溪至公子姓繁碩爰遷東堂密邇學宮尋以堂南有山  
鈐岡蒼翠壁立為邑巨瞻乃作鈐山堂既而曰禮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今雖卜築新居廟豈可後乎乃樹基定礎作廟五  
楹在鈐山堂左南面饜堊黝椽窟突咸明內安五龕當北墉  
下皆南面以祀始祖及高曾祖考神主中以為尊左右次列  
先門在其南扁曰嚴氏家廟云公嘗言朱氏禮祀止四世蓋  
承封建之舊程氏禮祀及五代則實孫子之情故建茲五龕  
致尊祖敬宗之意極敦本崇始之誠乃遂作祭式春秋有事



馬寢後建崇屋一座以貯

宸翰賜書曰 御書樓層宗壘摘刻染丹闕屹然與鈴山埒  
平足為宗廟依據子孫瞻拜廟下者可以觀孝與忠矣夫禮  
廢既久人率厚於自養薄於奉先雖學士大夫之家多同都  
邑草野之人公斯之舉敦薄俗而起頽風足作一邑禮先矣  
况公位居正卿典司邦禮輔

天子以禮教萬民者也公斯之舉四方爰發足作天下禮先  
矣禮曰義理禮之文也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公嘗言始祖諱某者厚德不耀畜祥衍慶施及平菴取進士  
為御史舉劾方正風采茂著累官副使布政辯冤賑窮活人

甚多越至於今葉歷四代三世咸贈皆有積行大發於公博  
雅清脩功在

朝廷行將入相以道佐

人主而康濟天下者也則所謂禮之本者公又殆兼之不徒  
以其文耳此雖以傳後世亦可也廟落成在某年月日

### 羅江洗氏祠堂記

羅江洗氏祠堂者南大理卿羅江洗公之所建也洗氏在秦  
漢間散處嶺南甚繁衆至佛山之鶴園族屬滋盛元季有諱  
縉者則公之曾祖也乃自鶴園就業於鷺洲之羅江其與佛  
山皆南海縣西淋都地也



明正統乙巳黃寇亂平乃割西淋之半暨東涌馬寧三都建順德縣治於大良而鷺洲隸焉於是羅江洗氏遂為順德人故公建茲祠堂推其諱縉者之父為高祖凡四代遵禮繼別為宗之義其洗氏大宗則佛山人祀之羅江之祠不援也祠在大理居第之東構堂三楹中立四龕皆鬆漆塗奉安四代神主自堂至寢作捲棚以入龕東置一鉅匱以藏遺裳衣書物西亦鉅匱一祭器受焉堂前數武為重門重門之南為先門麗牲碑在中庭周祠皆崇墉幾三十丈有奇寢東作齋室三楹有離垣其中隙地雜植果卉以供時羞設祭田焉因世以撥各計見產十取其一約足供祀而已若有贏餘儲俟葺

祠示後人以儉皆公所自裁定也昔者卜子夏受學於孔門其傳以文學為名其文學以禮為先然其言謂大夫學士獨異於草野都邑之人者為能尊祖敬宗也公斯之舉當非卜子夏之志乎且公嘗言高祖創家之本也曾祖始遷之主也烈考祿不逮養痛失之前也慈妣乞養以終僅得之後也故自敷歷以來確守清慎顯持憲度則可謂孝思真切舊事忠信者矣行將晉位正卿以道經濟天下凡其教於家者又以教之於國則卜子所謂禮後乎者公又殆兼之不啻具此祠之文耳祠經始嘉靖甲申八月落成於十二月乙酉

王氏祭田記



王氏祭田者鄉進士金壇王貞立標之所置也貞立之父靜菴先生存日開治墳壠殆五十畝手植松竹遺業後人又於壠畔置田三百支授四子及貞立之三兄亡也其田幾入於他姓貞立聞之痛曰先骸未寒而附壠之土頓亡則將及松竹乎則將及丘墓乎吾父九原之下其謂標何乃漸以其價還之已而曰田旣歸而標獨居有亦非所以對先人也乃出其田四十畝額為祭田釐以四支歲較水旱之中程其租課以授家人子孫定以四分之一用供祭饗其三贍其不給適相為主週而復始自世以守諸凡輸將徭賦則取鬻松竹三年斧斤一入其當年糧稅則四支子孫均辦且曰吾父疇昔

嘗夢祭先昂首仰視見標在上覺而語曰標其尸此祀事乎况吾先世在宋則伯敦之孝壽宣昭於岳陽明興則思恭之知禮見稱於金沙衍鍾吾父孝友因心好學忘殮教諭江湘生徒咸化乃若釋僕嬾之竊金息戚黨之積訟尤為鄉人羨談仲兄棊克成厥志起家進士知汶上未究所蘊齋志淪亡今獨餘標而諸子姪尚未能立有愧前作祭田之設不識可以興其志乎涇野子曰善哉貞立祭田之舉可以觀孝慈矣夫世之孝子多隆於生存親旣死亡而猶篤可謂知所繼述斯其孝之純者也世之愛其所親者未必謀其後也乃若贖其廢業而畀之憐其貧乏而恤之傷其離析而合之慮其愚



情不知自長也乃式諸居桐以誨之斯其為慈不亦厚哉古所謂施於有政者將無以庶幾乎夫貞立自少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比從予講曾氏之學當其志固欲事

君如事父處國如處家惠此四方之眾獨如子姪者也宜其立敬愛於已以為學問本原殆將自此懋積以及其餘也然則王氏子姪可不知所慎守而克大之哉

### 遊廬龍山記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子大暨黃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熙過鷲峰東所曰涇野子僻居於此久未遠出今登高節且至盍為廬龍遊以續浴沂舞雩之風乎期九日往時方小疾

辭諸友曰當十一二日乎曰雖十四五豈不可乘月以行哉約已七日天大雨八日雨九日又大雨十日至十二日雨雖不甚皆未止十三日霽諸友曰涇野子之智殆又非臧武仲乎乃中前約遂於十四日至山開宴於東道院老子堂中維熙曰傳謂夫子稱老子猶龍又謂問禮於老聃果然否曰猶龍之說恐其徒之溢言問禮之事今固存於曾子問篇矣由其徒之說必欲尊彼而抑此其辭誇由吾儒之言也必欲虛已而問人其辭平孔老公私之別於其徒亦可見乎已而子大言莊列書亦多識見有筆力曰斯其人資質亦高邁學孔氏之道而不能乃馳騁已意纂捏人名虛設事跡漫為支誕



之辭思與凡氏並傳蓋其原皆出於老氏於是世之奢僭敏  
跌蕩者多流溺於其中而不覺當其弊足以惑世而誣民猶  
龍之說其殆斯輩之為乎昔程正叔不讀並列書蓋有以也  
是時酒行數竿斂俎錯陳有水陸之珍焉予詰之曰往與諸  
友講顏子簞瓢之樂此宴之設得無不相信耶子大曰若顏  
子之宴夫子亦必備物以致敬乎曰如顏子必備物而後為  
敬夫子焉取於屢空而少西氏者宜非夫子之所說矣酒半  
躡石磴以上山諸友先往俟予予以二僕挽扶而升路峻險  
甚至翠微已三憇叔用待予予嘆曰登山之難如此乎叔用  
曰為學如登山果然曰叔用於登山亦見學乎然不可畏其

難而遽已遂竭才以上突至其巔巔磨盤平即闕江樓舊址  
也縱目西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岩南拱其西定山迤邐  
綿亘黃岩墨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翠嶺建  
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棲而長江群峯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艤衝  
巨艘往來絡繹指北而超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為輔  
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

皇祖欲建闕江樓於此惜其費財垂建而止乃嘆臣下無一  
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然則臣



子或遇執藝之職者可但已乎於是諸友皆以為然已而予  
大曰此山如許之高既登而天猶如此高也曰子大何相信  
之速乎豈非因子說顏子事便欲仰之彌高邪斯其志可與  
學天矣時旁有藤蘿附松而生至綢繆松身蒙蔽其頂且著  
花焉日思乍不識也怪而問焉叔用曰此樹本松也被他物  
纏繞遂并已身亦不能辯不知何時得脫酒也曰昔橫渠謂  
人被流俗習染如直木為藤蘿牽扯解支蔓自可尋向上去  
者其殆叔用之言乎時有數鳶且飛且鳴旋繞空中適當坐  
上徘徊久不去宗道曰今日可謂見鳶飛魚躍察於上下矣  
子大曰鳶亦有識矣古人謂六馬仰秣豈虛語哉叔用曰將

此鳶亦知道乎曰鳶非知道者也知鳶飛者道也予遂有日  
月變鳶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晚煙四起皓月東升遂偕  
諸友乘月而歸如前約於是叔用次第其事予覽而正之作  
遊廬龍山記

明旌表張節婦李氏碑記

嘉靖甲午春予以公務路經山西時大理少卿南川張公得  
告還石州予遇於太安驛公拜而曰先伯夏邑丞為先兄璞  
娶於有李氏義官文之女也蚤從姆訓克具四德及歸先兄  
允執婦道正德丁卯先兄病卒李方二十五歲哀痛深至感  
動隣里篤念叔姪幼穉未立而二孤德教德化俱且孩提舅



姑在堂徬徨無依爾乃矢死靡他一志孝慈謹朴無華躬行勞瘁上事舅姑洞洞屬屬凡羞殺饌敦牟卮匱滫髓甘滑罔不精嘉少有不具輒毀簪珥以補其乏後遭疾病專事湯藥毋貳爾心比至喪葬哀毀斂殯蔑爽於禮雖經生學子不過如是琇方始學訓遣慇懃一衣一食必先於二孤及娶馮孀處如元弟厥後琇馮相繼病歿涕泣襄葬不慮居財友於姊妹咸得其情少有窘缺惆恤必至諸姊子女率來依歸與嫁與婚不至失所博及族戚衰病咸托賢聲丕著合郡褒嘉不但曰節而已嘉靖辛卯州守李君欲備以聞未幾遷去繼守王君轉達守巡胡公陳公巡按王公覈實再勸貞節無貶遂

聞於

朝准錫費建坊重加優恤實壬辰九月十五日也其子學生德化懷母節行寢食未忘爰琢貞石思勒

恩典展轉壽惟頤乞執事以流未久予嘆曰艱哉張李之節乎遐哉德化之志乎非有張李之節德化何所於成非有德化之志張李何所於傳母以節為慈子以志為孝子母二人與道同歸予於張門見之矣雖然此猶在李者也德化其遠法鄒人孟子輿不可乎當子輿之幼也其母仇氏食則教之以信居則教之以遷於是子輿幼無所失長有所成談仁義之道變縱橫之世尊之者至與孔曾齊名至今千萬世學者



師承不磨德化所自樹立者若能企及子與焉則所以傳李節者雖石固有時而泐也

明誠精舍記

明誠精舍者太學生解人王克孝光祖之所建也初嘉靖三年秋予自翰林謫判解州克孝同諸士子後予游於水玉堂當是時克孝年弱冠即穎拔出群器識超邁及予建解梁書院克孝則同丘孟學日夜侍予於禮和堂當其篤志迅往與孟常爭先馬六年予改官南曹克孝有懷於予又負笈渡江侍予於鷲峯東所一日出學思錄數卷以觀多記予嘗言細行或克孝有問予偶荅之語予初不知而克孝私錄者也微

克孝至江南雖予亦不知克孝矣以後克孝與休寧胡孺道大器同齋寢處強志精思數至夜分躬行實踐幾視榮利又能佐予作史約藁凡南都之貴官顯人未嘗一謁其門雖奇山名水天下以爲勝槩者未嘗少遊覽焉若非其中有所重於此者豈能至是乎居洽年克孝以父經府君老思歸省且曰光祖抵家必建一精舍上奉先師夫子及顏孟至馬薛七八賢修道其傍其何以爲精舍之扁乎予曰中庸論進道惟以知行爲事論知行惟以明誠爲功論明誠有爲已知幾之資質者爲本蓋爲已者文溫理入誠之資也知幾者遠近風自入明之資也人無此資則必不能謹獨以入明誠之域矣



師承不磨德化所自樹立者若能企及子與焉則所以傳李節者雖石固有時而泐也

明誠精舍記

明誠精舍者太學生鮮人王克孝光祖之所建也初嘉靖三年秋予自翰林謫判解州克孝同諸士子後予游於水玉堂當是時克孝年弱冠即穎拔出群器識超邁及予建解梁書院克孝則同丘孟學日夜侍予於禮和堂當其篤志迅往與孟常爭先焉六年予改官南曹克孝有懷於予又負笈渡江侍予於鷲峯東所一日出學思錄數卷以觀多記予嘗言細行或克孝有問予偶荅之語予初不知而克孝私錄者也微

克孝至江南雖予亦不知克孝矣以後克孝與休寧胡孺道大器同齋寢處強志精思數至夜分躬行實踐蔑視榮利又能佐予作史約藁凡南都之貴官顯人未嘗一謁其門雖奇山名水天下以爲勝槩者未嘗少遊覽焉若非其中有所重於此者豈能至是乎居洽年克孝以父經府君老思歸省且曰光祖抵家必建一精舍上奉先師夫子及顏孟至馬薛七八賢修道其傍其何以爲精舍之偏乎予曰中庸論進道惟以知行爲事論知行惟以明誠爲功論明誠有爲已知幾之資質者爲本蓋爲已者文溫理入誠之資也知幾者遠近風自入明之資也人無此資則必不能謹獨以入明誠之域矣



改祠斯賢豈獨爲汝人師表哉遂建篤志書院以漆雕氏名也創豎椎方南臨汝上碧波騰輝通都咸仰其北爲先門三楹又其北爲儀門一楹左右皆有角門儀門之北爲聚奎堂五楹其南東西皆有齋齋六楹貯書閣在聚奎堂之北閣之下立漆雕氏主其東有屋三楹西面其西亦如之東面居學師焉環樹栢柳殆至千章乃選汝郡厲學名生敬業其中資給廩餼太守時臨課焉今及大比汝郡之舉者十九出書院云太守走幣以問記涇野子曰邇予之過汝也漆濱子開宴於聚奎堂予參拜漆雕氏而後即席謂漆濱曰此祠惟一主若程伯淳嘗宦於汝周茂叔亦產於汝豈不可取以配祀漆

雕氏乎荅曰昔先正微顯而闡幽且夫祀不可以莫之專也故二氏之在汝衆所知也漆雕氏之在汝衆所未知也多賢以爲祀其誠易散也一賢以爲主其心易一也故獨主漆雕氏乎予爲之嘆曰斯亦可以觀漆濱子之篤志矣予素不識漆濱每於邸報中見其爲御史時之論事也切而不泛確而不浮其奏每入必行而不寢良以其志之篤耳及自任汝汰減財力民受實惠崇重文行士敦實學其殆書院之謂夫汝之士子必於篤志焉求可也昔夫子之論道也以志學爲始以篤志爲先宰予冉求皆聖門之高賢也宰予惰其志而晝寢夫子比諸朽木冉求廢其志而自畫夫子攻以鳴鼓之二



氏者於漆雕氏何如哉志果有見於斯雖自漆雕氏以至顏氏不改其樂者亦是志耳嗟乎汝之士子毋以漆雕子為少毋以漆濱子為簡

### 新建王官書院記

王官谷在蒲州臨晉縣之南六七十里其谷逶迤深廣入其中四山盤結壁立如人院落其東有瀑布自巘岫懸下曲流出谷至於故市以溉山陰諸田名曰貽溪蓋唐司空表聖辭朱梁之詔選茲勝地隱居之所也予謫判解州時嘗參表聖祠過三詔亭讀徐休傳問了了菴登天柱峯宿石雲洞坐釣貽溪欣然忘反遂有詩曰此心已與茲山約日過東巖不肯

歸已而有僧自良峯者入茗來送西谿一鶴衣道人以豆粥二盂佐以秋蕨繼至云此仙姑泉飯也予諾而嘆曰表聖不在乃使此流享其勝乎有記一首留付白雲洞中書生今年甲午予再過此谷不覺且十年矣乃臨晉佳美毀寺拆觀請諸提學曹公改為王官書院且請予作牌坊并題表聖祠扁而又以書院記請予為之嘆曰壯哉焦尹之志乎美哉曹公之意乎夫虞鄉當在此谷之西數里皆大舜陶漁耕稼之故地也當時風動四方此地乃其張本至周管成讓田亦在此山之陽唐室既衰朱梁僭逆表聖舊臣猶抱孤忠唾示朱梁不啻犬彘借笏朝參本心乃見將無尚有慕古之風乎書院既作



不徒為資遊覽登眺之所其必選敦行孝弟博習經史務本  
崇實之人延請為師以立院主使之開設科條以待四方俊  
秀徐以勸導鄉里凡民或舉行鄉約勤於業作秀崇禮讓比  
方風動之世以助宣

皇化斯為良舉苟惟居記誦辭章之徒以較科第之利其進  
多謀家無益於國退多謀身有損於鄉政此書院視前寺觀  
有何如哉其作興之人反不有辱於表聖乎况敢望有虞時  
之人物哉斯舉也其小責在臨晉縣尹其大責在提學先生  
書院落成在嘉靖十三年某月某日其堂齋亭閣列碑陰

宿州史目仇君時濟去思碑記

涇野子公退坐廳上有布衣氈帽龐肩白鬚之老排闥而入  
跪於廳下頓首曰小人宿州衣巾生員趙思也宿州二十年  
前有潞安人仇君揖字時濟者以太學生為史目於宿州蒞  
任以來奉禮守法事皆有程蕙以持身恭以敬長信以居僚  
惠以慈民嘗督兌糧斛槩稱平嘗捕寇攘選用膽畧巨賊咸  
獲道路無虞至今賴之又能興學禮士敦崇詩書州俗休美  
後以父喪去任不復仕進宿州無老稚遠近無弗思仇君者  
近聞其家立家範起鄉約化行潞安皆仇君所創宿人聞其  
風亦為是舉而思僭為鄉約正則仇君者不惟生能濟乎宿  
死猶能風乎宿也於是宿人相與立六丈之亭磨數尺之石



以表去思聞明公素號不沒人善故敢不通以介不副以幣  
口乞敷語以著吾宿人報德之誠云涇野子輾然曰是雒山  
鎮仇時濟也予十年前嘗過雒山矣詳觀家範愧於未能歷  
覽鄉約行於解州夫時濟之從弟凡四人焉時茂貴而不驕  
時淳厚而不華時表信而有守時閑處士也博學篤行嘗從  
予遊於江南夫時濟之同鄉凡數百人焉老者慈而善誨幼  
者遜而勤業木工如張提尺寸不取禮生如秦倫素食終喪  
說皆時濟啓之也乃汝宿人又有此請然後知時濟出有所  
為處有所化真可謂潞安之鄉賢宿州之名宦矣平安能沒  
而不書哉惟是汝宿人毋徒慕其人而不行其善也

明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舫齋李公新阡記

舫齋李公維正者晉西平王晟之裔孫也後籍蕪湖至公兄  
弟並顯齊名公以副都御史巡撫遼陽時忤於權宦劉瑾遂  
致仕去及瑾既誅

詔復起用巡撫順天三年考績陞兵部右侍郎尋與時倅江  
彬朱寧輩齟齬復引疾致仕去

聖上御極首詔天下群臣守正被害者歿得加贈公之子舉  
人原道具故請於撫按撫按覈實得

旨加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錫

誥命焉實嘉靖癸未閏四月二十三日也初公再引疾時歲



丙子春圖卜瑩域躬往相地得其兆於龍山厥手畫地形以示原道是年五月公告終於是原道同墓人廖旺往視前兆四勢空濶風氣不聚頗與手畫矛盾不協乃移相於龍山之東艾蒿山之下龍虎交映隱顯相承的有發脉源委謀及卜筮龜著咸從爾乃再倍地直券易胡諒以爲定域比將空掘墻深坎未半中當古冢甃甃四墻石蓋其上文字磨滅不辨時世乃復移上數寸急廋古冢櫛外灰構近與相接未幾朝廷寵賜祭葬遂鳩工構屋以爲饗堂樹石神道徵文翰苑用章舊烈初公天授穎異與兄維善同登甲科歷事戶刑二曹理財讞獄上官咸高及轉藩臬閩充秦晉所至有聲猶重

民隱比位中丞謹直滋著權姦孽倖罔不含心然今安在哉而公騰

誥螭碑開阡艾山過者誦德休問載路乃然後知君子之道久而後益章也原道席公之慶隱圖繼述篤茲顯揚使公未究之蘊重布明時公其永晏乎哉阡開在某年月日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記

重修南京詹事府右春坊記

南京詹事府在翰林院之南西面內設府堂暨左右春坊堂  
蓋舊制也自

文廟北都之後宮寮裁設惟存主簿一員於是府第積廢鞠  
爲茂草嘉靖十年主簿卞來周爰相視則嘆曰南都根本之  
地詹府首善之所四方觀望係焉荒頽若此何以表儀即遇



大祀齋宿亦無於所豈爲靖恭且群署咸明府獨若此與無  
人同即今右春坊存屋五間壁瓦雖敝棟宇猶完左春坊存  
屋五間其瓦半謝材亦可補移左合右少滋他料即可成章  
遂稟諸司空石湖何公中梁張公發金四十有餘且使營繕  
司副郎劉君公重來董斯役而簿自捐柴薪三名乃立先門  
乃祠后土乃建右春坊在先門內之比前堂五楹西面其後  
堂亦五楹即右春坊之舊也左右皆有廂屋屋皆三楹新舊  
完毀起頽興廢南都敗觀焉予嘗一至其地見藝樹成列分  
溝有向則嘆曰簿治官事亦若家事乎詩云洒掃庭內維民  
之章夫庭內一洒掃且爲民之章表况於已廢之址復立庭  
堂者哉斯其人得非公爾忘私者乎昔春秋譏毀泉臺見先  
人之業不可廢也魯頌稱泮水之遊示後人以文不可忽也  
夫簿亦有得於經者乎雖然微何張二公篤於正作簿亦無  
以成其志焉法得并書以爲見義勇爲者勸是役也經始嘉  
靖壬辰三月二十八日落成冬十一月庚申日南至

世敬堂記

世敬堂者何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慈谿趙君元質之堂扁也  
堂之扁世敬者何元質嘗讀師尚父冊書曰敬者萬世之義  
遂取以名其堂焉則何以取於世敬也元質曰文華家世自  
宋魏王廷美之後數傳至少傳居於慈谿終宋世宦弗替建



元有寶峯先生偕者潛心理學倡道東南遊其門者多有顯名再傳至

國朝諱嘔者以明經召爲杭州司訓與同邑王尚書公來陳祭酒公敬宗友善邑中稱三人傑焉杭州之子增即祭酒塔也與弟坤俱篤志好學坤進士而增以老隱生子廣宗亦業儒不第教其二弟皆成立而仲繼宗亦舉進士云廣宗生子諱孟封主事即文華父也仰承祖訓績學著名累舉不第恬澹自若常教文華兄弟務身心學以續寶峯之緒蓋寶峯之學先於主敬靜見道體又能因時變通無所偏窒雖未嘗沾一命典一邑然而郡縣守令多執弟子禮受成法爲良吏蓋

趙氏自杭州以來皆續我寶峯而敬承之者也惟文華孤闈寡聞進寸退尺故堂扁世敬固將昭前人之明德實以旦夕起居省愆黜過奉以周旋無忘寶峯之道也涇野子曰嗟乎元質之尚志矣夫敬者德之聚也故孔子以敬身爲大而文王於敬止則緝熙焉皆丹書之旨也元質以是扁堂而用諸身焉豈惟可昭前人之德乎且元質才明而志美學博而行篤一與人交輒見底裏人有善雖弱不凌人有非雖勢不讓若又能從事於敬當其學之成也雖以脩己之敬安人安百姓也不可乎寶峰隱於前元而未顯元質用於聖世而大行此雖於寶峰之道煥乎增光亦有餘也



新建和州儒學記

和州學正鉛山張子乾澤偕王光謨撒鑄葉泓三生渡江來曰  
和州儒學舊在州治東南然地形湫隘學宮偏側光岳之靈  
未結賢材之生惟難邇年以來屢當大比士鮮登科惟茲百  
福寺在城中央高朗峻拔凡歷陽八公之麗鷲龍鬪之祥  
陰陵鳳凰之邃皆抱聚於斯而梁峴桑梅又皆拱峙其前襟  
帶烏江長流以為一州之勝者也爾乃邪正倒置百年於茲  
往時黃提學沈知州薛同知皆嘗豐興慨嘆莫能遷改茲者  
隴西王君朝用以監察御史謫判於和思人才為首務惟學  
宮之先圖乃訪諸州守澤州孟君雷同知桂林鄭君琬協謀

僉同請於巡撫都御史彰德馬公提學御史餘姚聞人君巡  
按御史陳君咸重此舉齊口褒嘉鄭君且捐俸金四十王君  
遂并所得毀淫祠革濫恩清官房鬻隙地諸金八百盡委督  
役陰陽官李鉞盧勳諸人即百福寺撤其佛像葺理學宮式  
示厥程乃建

先師殿五楹南面兩廡二十楹其南為戟門戟門之左為名宦  
祠右為鄉賢祠皆南面又其南為櫺星門櫺星門之南為市河  
引其水作泮池成德達材二坊在池北東西對櫺星之東為  
儒學其北為道義門道義門之北折而西為明倫堂在先聖  
殿之北南面堂北為



敬一亭其自道義門而入為崇正書舍中建啓聖祠南面祠北為會  
講堂經始嘉靖甲午五月落成於十月敢請文記以示和之來學  
涇野子曰是役也以扶正而抑邪君子之於斯可以教士子  
遊於斯可以學文物中與四州快覩作之誠是也然開學之  
舉雖官師之盛心而力學之志諸士子不可恃其地以為然  
也昔者予嘗遊秦晉之間訪商周之蹟見伊尹傳說所起之  
處皆莘野巖築之陋而磻溪之迂僻則太公之所自發也諸  
士子苟惟道是志惟德是據惟仁是依惟執是游漸摩相觀  
之久積累造詣之深將賢聖可望以出何有於科第者哉夫  
然則張籍何蕃張孝祥兄弟皆不足多而王子行甫暨諸君  
振作之功亦不愧往日游酢范純仁矣是役也同知南海周  
君世雄暨鄉大夫知府朱君錦府判陶君膺李君春皆嘗捐  
貲以助而州同嘉興施元四明周琮吏目恒山周克禔亦皆  
替其成乾澤暨訓導陳瑞劉伯璋均為勤事云

汪氏樂壽堂記

樂壽堂者徽州太守雙石鄭君子成爲荆山處士汪君克安  
題也其書則宗伯甘泉湛子之筆也君天授沉靜雅好讀書  
兼善筆札亦閑詩律髫年失父備嘗險阻事母江氏養則致  
敬歿則致思而三第之處亦皆怡怡孔休里人稱孝友焉乃  
若勢午事龐交變於前君談笑禦之不動聲色其圖機應變



咸中會通性耽山水不事貨殖諂容媚態不設身體行年六十未嘗皺眉他有俚語村詬百犯不校戚黨鄉人咸服其量比諸河海於是與接者皆感其包容而興其恭敬遂聞諸太守雙石鄭君太守曰吾郡中有是人哉夫其貨利不嗜孝友兼植靜定自取當非學於仁乎夫其怡怡於家休休於仁面無皺眉心無校刻當非學於智乎夫學智則可以周流無滯其樂可知矣學仁則可以靜而有常其壽可知矣遂題樂壽堂以歸君君拜受曰仁未盡仁智之學顧獲太守公樂壽之教仁敢不努力比諸弦常且以訓諸子遠使亦從事於斯焉他日遠謁甘泉湛子湛子遂作大書以為扁他日遠又謁予

於太常南所以問記予曰獲是樂壽者荆山君處鄉之行衍是樂壽於後世以壽荆山君於無窮者則惟明志在天下國家之學也太守之題在嘉靖丁亥二月湛子書在今年乙未七月予記在九月一日

###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胡處士大用之所構也處士傷足以問弟疾冒雪以持母與其誠心至意已為鄉黨稱重迺復遣其弟大器學於柳灣精舍他日大器失一女奴而不較則大加賞進於是大器奮然向道益恭其兄莫之能禦也所旅蕪湖里人皆誦說焉大用乃構堂扁曰孝友日與兄弟勗帥以往未幾大用



卒既二年其諸弟果皆成立有行義著聞而大周至來就寫峯  
聽講中庸者數日暇謂大器曰吾兄弟粗有聞見以獲寸進  
者皆長兄之教也然而其志則不可沒也曷問言涇野子以  
記其實曰美哉胡氏之兄弟也大用一人倡之大器一人繼  
之而諸兄弟皆趨於義焉誰謂其家不可教乎更望大器益  
力於學益篤於道他日而效用推此孝友上以施之君下以  
施之民中以及諸僚友于以行斯道於天下以與古程張司  
馬諸賢比隆可也不然則亦鄉黨稱孝宗族稱弟者而已耳  
亦奚貴於斯堂哉

余八表田記

程進士惟義曰廉有姻戚余文義者字邦直號梅庄歛之巖  
鎮人也少貧且困克勤業作絕棄華靡一事敦樸未逮強壯  
輒起厥家豪於徽歛至有義舉雖費樂爲余氏頗蕃衍有窘  
餒不能自食者邦直乃爲捐貲置義田百畝以贍養田皆膏  
腴畝金二十又爲立窖藏選建賢直曲司出納人月給穀有額  
惇獨疾苦者倍其給童穉則半之瀕冬則以粟易布絮給號  
寒者杜不能婚者爲之娶病其無居也爲構義屋數十楹以  
居之又爲棺擲衣衾以救不克葬者而義塚於是乎亦興蓋  
將波及於鄉人矣此又不盡取於義田而以他助者也涇野  
子曰賢哉邦直之行惟義之姻乎夫爲家以義不以利則九



族睦而家道昌爲國以義不以利則庶明勵而世道盛夫惟  
義行且試春官登巍科其以余子之行於家者而行之於國  
與余子並鳴於徽中不可乎乃爲之記其事亦因以告諸惟  
義

白鶴山三思記

白鶴山者楊邦彥應詔塋其祖父母及母處也三思者邦彥  
思其母暨其祖母與其祖者也三親生於建安塋於建安則  
何以三思乎邦彥曰余母劉氏宋大儒屏山先生之後自適  
吾父恪執婦道嘗隨吾父奉祖之廣偶構熱疾百醫不起路  
遙火化裹歸骸骨當定時應詔方九歲耳年雖蒙稚抱屍號

哭斷食數日殆如瘖癡今生三十五矣每瞻鶴山猶蹈廣州  
驚魂四飛此詔之所思者一也當吾母之亡也詔如喪心顛  
殞窮無所歸祖母鄒氏撫摩鞠育自計娛詔病視詔藥飢哺  
詔食寒問詔衣母亡尚有視息者賴有祖母耳迺吾祖再任  
香山祖母亦亡當是時詔年十四矣頗能治經作義曉解順  
恭茲瞻鶴隴幻若香山此詔之所思者二也吾祖古菴君文  
行早著屢舉不第入貢京師司訓廣州迪士孔端黃佐諸人  
皆出其門未久憂去其後香山之教得士尤多提學虞公屢  
旦褒嘉至有晦庵邦人之贊其督誨乎詔速葺成立無少休  
暇嘗探詔志對曰志欲求道祖時微哂責以固守比其遘疾



縮付鎖鑰昇此家務當其時詔年十八執鑰號痛祖亦流涕  
今也學未大明德未獲立每拜鶴山悼痛靡禁此詔之所思  
者三也涇野子曰傷哉邦彥之懷乎夫生死者天道之常忠  
孝者人道之經子之思三親也無徒焦勞於念慮當日卒勵  
於躬行且爾三渡南海兩越梅嶺昇極靈宿躡履齋虎口不  
辭其苦乃因爾祖之誨輒撰八閩之賦追慕晦翁以見厥志  
子其勿忘初心師晦翁以溯孔顏卓然自立詳審沉潛處則  
敦族化鄉仕則致君澤民道行於當日名揚於後世則三親  
者雖沒猶存也不亦愈於徒思乎况楊氏出鳳陽之裔諱福  
者永樂初以靖難功歷陞建寧都指揮使征交趾黎季犁死

於陣

朝廷旌焉世襲指揮使福生鐸鐸生海以平汀漳功亦歷陞  
福州都指揮使夫福州建寧奮其義勇位至都閩以裕後嗣  
如此而邦彥又可不思光其前哉對曰應詔自為學生時常  
慕先生故旣舉後自北而南以從先生遊惟欲聞此道之要  
以為吾母暨吾祖父母者孝耳今乃以卓立沉潛見訓詔有  
不從事於此者是忘吾母暨吾祖父母也未幾余改官北行  
邦彥買舟渡江送之六合遂書以記之在嘉靖十四年九月

二十五日

耐齋記



耐齋者何石州二守鍾君主毅之別號也齋何以耐名也主  
毅君自游鄉校耿介剛毅不屈外物暨任福建都斷克慎庶  
獄清白自持嘗奉檄督部官料上入京師毫髮無取其守閩  
安夏鎮痛革時弊私鹽禁貨罔敢有犯時有閩海風清之譽  
及二守石州糾集民兵把隘據險以遏寇虜岢嵐重塞賴以  
寧謐他日催理邊儲不畏權勢亦可裨於國用爾乃年未六  
旬高蹈山林泊然世故晚節益堅夫世有四耐焉耐欲者則  
不屈於物耐劇者則不擾於事耐撓者則不折於勢耐窮者  
則不貪於位然則主教君之以耐名齋者固有見於斯乎主  
毅君之子貴嘗從予游為問耐齋之記予謂四耐雖在主教

君師道當動心忍性無所不耐以底於道為耐齋光永不可  
耶齋扁某年月日記在嘉靖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儀真公  
署

### 慶源堂記

慶源堂者少司馬峩峩先生潘公之所建也堂在婺源北鄉  
挑溪之西明道上坊中為廳堂側列寢室山環溪遠市囂絕  
遠矣則何以慶源名乎斯工也始嘉靖癸巳五月落成於秋  
九月方落成之日而

聖天子推恩海內公以三品京堂得 誥贈三代并廕其  
一子者之典至焉 制詞有曰積有慶源發於再世故取



以名云則何以獨取於慶源也斯基也乃先潘初購以為遷居之所以其隣於荷恩保安二寺嫌為一空地棄族英僉業而納稅焉厥後官假為存留倉且書之籍冊曰官占民地也弘治間倉徙於縣治內基仍為空地棄比嘉靖

龍飛崇正黜邪僧人樂於歸化二寺俱廢荷恩併入學宮保安改為書院而前地始可居矣於是白於撫按行之府縣稽契籍覈於衆庶皆曰此潘氏舊物也乃得復還給為世業公始克承先志而構堂焉故所以慶源云耳他日公具以告涇野子曰斯堂也可以觀君恩之厚焉可以觀臣忠之篤焉可以觀祖慈之遠焉可以觀順孫之孝焉夫忠也慈也孝

也二者人德之大者也潘氏兼而有之然後可以感天地格鬼神速君恩也則凡為公之子孫者居斯堂也千萬年世守其道不可乎故予嘗讀斯堂之詩雖王侯之胄亦在於孝第云

### 六合尹何君去思碑記

予在南都時聞前御史田君德溫巡下江而何君道克方令六合嘗斷流囚田君三駁而道克三執不改田君不以為倨比三過六合道克適公差他出不及一迎田君覽政賦亦不以為簡予固嘉田君之高而恒思見道克行政之詳也比予改官北雍道過六合六合之父老僕隸無不誦道克之賢至



有嘆息咨嗟於輿馬之傍者乃然後益信道克之循良而驚  
田君之高一至此乎他日六合之人思道克不置專太學生  
袁悌具書列狀以問碑涇野子曰予何可拒六合人之志而  
沒吾道克之績哉且吾嘗聞前武選張君元明之言道克矣  
謂六合古棠邑也密邇畿甸南北道衝民棘於供賦飢饉荐  
臻儻弗能支及道克為令廼以身率民首正風俗闢浮屠懲  
暴扶善林奇衰之物驅淫蕩之徒民相告弗犯干憲邑以大  
治爾乃清脩苦節泣事嚴明尤見義敢為不畏強禦有貴戚  
與豪民訟久而不決當道委官率莫能平道克往廉即得凍  
陽民有人命逮詞拷訊械死相繼事竟不白御史下君遂得

平允訟者咸服為主以祀京兆黃公稱其清慎與勤一字不  
少戊子營修驛館君意不欲妄費忽大木數十浮至龍津止  
焉野鹿入於治內馴擾不去庭柯二雀一生八雛晨夕飛匝  
庭除如所畜養又有二鵠自天而下沐浴盆池毛羽粲澤不  
類凡族邑人驚為四異為詩以歌予乃然後知田君之取道  
克者蓋有見於此也道克今為名御史又能以六合之政而  
按郡守令則其所得乎民心者不啻一六合也道克他日位  
進公卿勲著內外銘太常而勒鼎彝者皆自此碑始之也道  
克名宏號純菴廣東順德縣人

重修武定鎮城記



武定古齊無隸地即周賜太公履北至無隸者也

國初因元仍稱棣州永樂初改樂安州宣德初以平漢庶人之亂始改武定州矣然猶未有兵備之設也乃流賊颺起於止德之中猖獗山東蹂躪南北直隸於是許忠節公由之以樂陵令禦賊有功陞山東按察僉憲兵備於斯遂為建鎮之始而武定北拱京畿東衛齊魯西南以控趙魏徐兗諸地兼以襟濟汶而帶運河遂為重鎮矣第其城池屢經修葺未克鞏固先僉憲覃懷王君明叔雖嘗請議未果遷去至是僉憲三衢王君在叔繼為兵備莅政之日圖厥先務莫急於此且曰往者霸上盜起北趨青淮南必由此於時附近郡邑濱及

陽信海豐樂陵霑化德平商河齊東青城諸州縣人士咸奔赴鎮城避寇水全夫今

聖明在上天下太平萬無徂事然或水旱相仍飢寒瀟聚則北地豈可旦夕帖席者哉遂奮然集議申請撫按偕允而行爾乃程役勸衆計費課工軍民咸樂趨事未期年而成於是濱州彭知州師有以公委閱視城池告於武定州唐知州保曰武定為濱州腹心今城池旣固濱州亦可無憂豈特武定蒙其庇哉乃咸喜牧守之有具偕為請記且曰是後也王公發金易灰於章丘鄒平易薪於海豐霑化陽信商河建造甃甃窰二十於東城之厓金用本道贓罰米紙等物完計三十



有九鎰役用所屬團操民兵更番赴工董役之官用其嚴選  
庶幹屬吏城四門皆有層樓腰用樓之臺十有一敵臺百有  
九崇七百有五十仞柔二千有五百尋池隍皆深濬殆及泉  
於是四方至者瞻望巍峩屹不可犯內有教養斯民禮樂諸  
上外可以潛銷奸宄之前雖宋崇寧中牛尚書之建甃不過  
是也予聞之嘆曰美哉王君之舉也夫春秋雖譏魯侯之夏  
城卽然備豫不虞則善之大者也故莒渠丘公不脩城池敵  
且惡陋至使楚人浹辰克其三都君子則甚非焉夫武定京  
師之藩蔽山東之犄咽城之良是也且王君嘗著大人說矣  
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復赤子之初心者也當其志固欲

為天子城九州而來四夷豈特城一武定哉宜其在給舍凡  
所諫議本於大體在兵備政教修明軍民敬服舉措得宜役  
費有經建此大業乎吾固知自茲以往不獨以一城自足矣  
二州守之懋於循良亦可占也君名璣衢州西安人起家嘉  
靖己丑進士濱州嘗從予遊於鷺峰東所同武定皆江南高  
士宜其立工始嘉靖乙未八月告成於丙申五月

全椒縣重修文廟儒學記

全椒學沈教諭良渡江來南都曰全椒古譙地今滁之屬邑  
也其文廟學宮在邑治之南其河之陰正德壬申冬督學御  
史黃君病其湫隘嘗命潘尹悰遷於某河之北於時規制草



創弗加於舊庚辰孫尹贊已丑吳尹音俱嘗增葺猶未改觀  
尋率頹圯乃乙未秋陳誨謫令茲土慨然興復撤毀淫祠兼  
鬻官棄地得百金言諸巡按蘇君督學聞人君咸以為宜於  
是計庸量期充工搜良首事文廟殿廡咸考神厨祠庫亦並  
建列堂齋倉庾其新孔嘉開廣射圃袤盈八丈其延三倍於  
袤名雖修葺實踰創建視昔人不侔矣涇野子曰學不作君  
之責教不立師之責學作教立而德不進業不脩者士子之  
責今諸士子之所進脩者非孔顏思孟之所授者邪昔孔子  
教顏子者以文與禮文之不博禮不可得而約矣子思授孟  
子者以仁與義一有不至利必為身害矣然其言雖殊途其

旨則同歸故君子以仁義文禮為德業而忠信立誠則其所  
進脩乎是者也但士多患於懷君而道每喪於自是故決江  
河於聞見者上智之人事緝熙於日月者希聖之徒士而知  
此則固有不遑寢食思躬行之不逮虚心師友耻一朝之未  
聞者矣故大學之道以致知為先而力行繼之不見全椒之  
先正乎宋堇垣選置舍人院執辭不屈且上疏言國之治亂  
由儒之興廢及叅知政事知無不言太宗嘗賜詩以昭其忠  
也王彥成孝義著於鄉黨而徽宗亦加顯褒之二子者雖不  
足槩以孔孟之道然而名垂數百載不磨亦其躬行之有效  
也諸士其棘於進脩以求孔孟之所授受者乎全椒有戚秀



夫者樂於講學篤於進脩於諸士子為先覺其以是告之可  
否也工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

九江同知黃性之去思記

雲南大理黃子性之為九江同知未洽三年進陞南京左軍  
經府越明年九江耆老數人謁予大常南所為黃性之跪請  
去思碑予諾之而未有以應也未幾予改任太國矣去年冬  
予轉官南禮部九江人又數輩謁予於寅清堂跪申前請予  
曰往已諾汝固不可食言且性之之貳九江又無太守之專  
汝等何思之切而求之數乎對曰吾黃父母官亦嘗署九江  
聚矣不食九江一杯水不用九江一片紙予曰居九江地不

用其水甕餐爨具為九江官不用其紙文移為行對曰府衙  
有井額辨有紙不擾諸民間是以言不用也予嘆曰果若汝  
言則性之真九江之父母矣夫世之為守令者豈無長才大  
略然在其位民或畏如虎狼惟恐旦夕之不去也適其任民  
或恨如仇讎惟恐他日之復來也夫何故凡以剝民之財而  
餒其肌膚耳乃然後知古之留犢懸魚者雖非中道為貪夫  
疵其矯激其畏天命悲人窮之心殆亦聖人之徒也故予每  
見鰥寡孤獨之苦而恒切守令之憂然則黃性之知解州事  
矣後予兩過解州解州士民言性之與九江人畧等則性之  
之治九江可知矣則九江人所言當不誣也性之名敏才起



家雲南某科舉人

陝州新開泮池記

陝州兩生陶進王鈞奉其師錢學正舉暨三司訓啓來曰州學建於召公祠之東南而州於古為列侯其學即泮宮也然自開建以來未有泮池諸守相繼莫之能興今太守隴州閩侯蒞政二年篤念斯文見弘農衛後棄有隙地當廟學之南若疏鑿為沼導引城北活水流注其中滌洄廟學於以萃納山川之秀昭回雲漢之光固其所乎會管河憲副張君巡歷駐節侯偕師生奏記心忠副憲副行香學宮呼諭掌印指揮呂維隆諸官其諸官皆謂贊修文教義所萃心侯乃鳩工開造

周築洹塘遂成鉅池嘉惠陝學樂育英才且侯公正廉恕撫愛郡民種甘棠以仰師君奭栽瑞蓮以求匹寇老故泮之作至侯始勃然而興也溼野子曰諸友不聞漢皇甫規乎蓋嘗為陝州太守矣仁聲大著徵拜內階為漢直臣侯固隴西宦族早受其父司馬公庭訓兄弟孝友文盛關右其君夫規不遠侯固為今之皇甫規乎昔魯侯之泮池端大本以克明其德卒之不但文教之興雖淑問猷猷收功淮夷亦自是也然則侯豈但取比於規而已邪若乃北登底柱而挹大河之氣南觀華原而想伊尹之風采芹池上行歌黌序以為古之聖賢者則又在爾多士不可徒視此池為優游之具也侯名俸



贊成其事同知劉璋判官張惠吏目楊世傑三司訓則柳階  
徐秀陳忠言池南北計十四步東西五十步其成也在嘉靖  
十六年七月

### 衍慶堂記

衍慶堂者錫山鄒邦美甫之所構也先世文忠公浩以直臣  
鳴於宋其弟洞亦有兄氏之風焉而未仕也乃篤其慶以遺  
子孫至我

明有靜脩氏者遂作堂於所居之左扁曰承慶五六十年矣  
其孫尚以厥考智卿遺命別爲堂於其右扁曰紹慶智卿諱  
愚號出隱生四子而甫其季也紹興後析爲尚之產甫遂於

紹慶之南又作堂焉扁曰衍慶蓋亦智卿之遺意也夫堂以  
慶名固本易以積善建也故善則有餘慶不善則有餘殃故  
鄒氏自文忠公兄弟以來殆千百年矣其子孫皆蕃庶碩大  
彬彬焉侃侃焉雄於錫山者非其善也而能有如此之慶乎  
夫慶固不外於善而善在鄒氏者亦不外乎直也人之生本  
直而况文忠公兄弟以直開有鄒乎故出而仕者直則進言  
必正守官必廉奉法必公處僚必讓御下必惠有益於君民  
而爲國之慶也處而隱者直則治行必端臨財不苟脩業必  
實居族必睦處鄉必義有益於子孫而爲家之慶也若徒以  
慶名堂而善不足以潤是堂焉非邦美之本心也凡爾有鄒



子孫其勛諸

### 百歲堂記

百歲堂者藍山司訓爵林龐崑與其兄崧扁其祖母李氏堂也李竹溪處士諱瑄者之配麗江推官厚之母也生宣德三年戊申三月三日迄嘉靖六年丁亥三月三日實閱百歲日數甲子蓋千有百餘矣於是州守李東嘉難老之壽推優賚之典躬賀其家重華厥扁凡爵林鄉大夫上相率詩歌且稱慶焉藍山既受司訓道過南都以問記涇野子曰有是順孫固宜有是壽母矣昔者崔山南之曾祖母孫夫人壽亦百歲口脫兒齒不能粒食其婦日升堂以乳之史傳以爲罕事也

唐至今且千年乃又於爵林龐氏母見之邪於戲休哉北流劉澄者應天之司訓也與崑爲友言李初歸竹溪時值兵燹李乃龜勉內務克勤克儉上事舅姑克盡孝敬凡諸祭祀饋藻爵壘罔不滌嘉及歲宗族鄉鄰咸過於厚而醇慤誠允人無間言其訓麗江皆據義方不同流俗故麗江早領鄉薦賦政平明竹溪服闋補推黎平以李年老懇乞終養先李而卒惟母是念至托其子鄉人稱孝然則李之百歲豈偶然所致哉故箕子論叙五福列考終命於攸好德之下者良有以也雖然百歲之壽在李者也衍之而至於數千者則在崑焉耳且李有八德一曰勤二曰儉三曰孝四曰敬五曰任六曰睦



七曰愨八曰允崑誠能奉此八德以訓藍山諸士子使各脩其身各齊其家以爲他日出而化民之本則李之德宜於家者可傳於四方於著一時者可垂於後世則夫百歲之壽豈不可以數千歲遠邪

### 重建泰州文廟學宮記

泰州文廟學宮自國初開設之後至正統甲戌巡按御史蔣君誠亦嘗脩飾經今百年傾圮日甚不蔽風雨或撐支其下州司懼工役之大也莫敢遽議鼎脩嘉靖丁酉十月巡按御史洪君浚之坦按泰詣學深爲慨嘆於是知州朱簪學正李釗訓導劉泮率於欽柯經諸生呈稟獲允且曰崇師修學

憲綱首務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致孝鬼神飲食且菲但管典工役必在得人耳遂委添註同知前刑部主事朱懷幹監督其事工將訖朱乃偕州守貳暨諸學官遣生員張淳唐度來問記予曰君子之崇敬夫子不徒在文而尤在乎質也聞洪君欽差巡按於斯其盥法之暇以育人材正風俗爲先務群其俊秀聯其賢哲講習六經時行學考驗發明先聖人之道至以造端乎夫婦試諸生下及閭閻亦編什伍立以諭長諭副淮揚之間土風思變則已得崇敬夫子之質夫子所必悅者矣宜其修飾廟貌柘基隆棟又兼乎此文也聞朱之監督也承洪君之意選取端謹殷實官者托之分理磚石諸科



各首其公拚卸舊材登列印簿以備節用原址促狹禮容亦  
礙又開寬四面各出一入周垣階砌易磚以石凡金木諸工  
咸計日程功計功程償其藝業精練者選立爲首異其居肆  
校閱攸歸而合抱寸朽其適於用其諸提工者共宿公所昧  
爽播鼓各作其衆日暮始休比其終織悉無所苟焉然則洪  
君奉爲道之心以教爾諸士子者深且篤哉昔者嘗與二三  
友論夫子之道矣惟始於夫婦焉蓋夫子以二南示伯魚而  
伯魚又以造端示子思父祖子孫家傳庭訓惟此真切其教  
門人亦不外此此而得之家國天下可從而理矣往雖堯舜  
之道文王之聖亦皆以刑于爲本也夫洪君英邁忠信博貫

經史蚤年即求爲夫子之道思以見之行事者也今乃舉此  
以示爾諸士子則其作廟之意端在乎此爾諸士子日所依  
事者又豈可他求哉若所知不從此出則其心昏惑蒙蔽一  
物無所見欲觀淵魚之察不可得矣所行不從此出則其身  
窒礙僵仆一步不可行欲登太山之高不可得矣諸士子其  
用力於造端焉杜玄虛之論爲致曲之學或與大夫之賢或  
鄉之與儕者求爲之友以資其麗澤之益其少者求爲之師  
以法其模範之正致謹於言行不令乎晝夜處而蘊之爲天  
德達而行之爲王道及其至雖察乎天地不難也斯爲不負  
尊崇先師者之意乎是役也洪君先後准領本州及淮安運



司賊罰凡若干金并前葉御史發到光孝廢寺大小若干木  
工始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落成次年四月某日

### 塋芝記

嘉靖丁酉七月十六日予自高陵發程南來次日至臨潼又  
次日至藍山因會鄉友滯於藍田渭南者十數日方詣華州  
遣次舅昀還高陵比予至南都昀來書云兒渭南還家後即  
展拜先塋見祖墓旁有芝一本昀恐被他人折傷取而置諸  
家廟矣是年冬昀赴太學去今年二月昀自京師回遂圖畫  
前芝寄南都予嘆曰家中知此芝之產乎去年六月中予築  
先塋垣仰思予祖予考凡役用人力禁取在官者予承其意

出所積俸金就土工以從事縣大夫發來夫丁皆遣去垣既  
成予嘆曰此垣皆

君之賜也且當是時酷暑旱乾予祝曰安得遇雨一二次則  
此垣成矣未幾數日果雨垣成數十堵遲十日土又燥不可  
築又遇雨周垣皆成予嘆曰此垣皆天之賜也然則今日之  
芝天意未可知而祖考之心則可推豈以予不煩公後以順  
九原之心者乎子孫若解祖宗之意而守其規則芝出爲榮  
若違其意而犯之則芝豈能常福哉芝圖至南都在今戊戌  
年三月初四日因記之以示來世

### 世德流光堂記



嘉靖乙未之夏予講論語於大常南所時建昌王子難來謁  
未幾予改官太學子難同諸友送至揚州時子難微恙予苦  
勸還南都然予心猶日倦倦然未愜至濟寧遇錢貴徐囑問  
子難未報也丙申予改令職南來聞子難病盡痊且歷事以  
完歸新城去予然後心始安也今年戊戌予謂子難決舉甲  
科乃又未偶復謁予於禮部私第與胡孺道同寢食於是凡  
予素所論說二生因得覽觀校正予亦獲切磨之益焉居數  
月子難將還新城謂予曰材五世祖文會軒諱蓋字受謙惇  
厚周慎中永樂乙酉鄉舉授霍丘知縣專務以德化民既歷  
再考霍民數千詣

闕保留於是在霍丘凡十五年乃陞無為州同知蓋時例也  
請老於家九十而卒高祖進齋諱灝字清字孝友胞姪文學  
博雅中正統甲子易魁以親貧老就仕學職初諭零都毋憂  
服闋改諭懷安兩教著績轉陞河間教授是時吏部課天下  
學職最者二人拔陞提學僉事其一人已擢授矣進翁首取  
適聞文會軒計哀毀成疾終於河間曾祖東峯諱禹字德新  
醇謹質實隱德未仕三十六卒顯祖東川諱達字希賢或賓  
館臬司或授徒里塾學範嚴肅多所成就歲貢於京得任建  
德訓導敷教雖淺士感寔深祖初未仕嘗鬻田以償族之債  
讓地以息伯叔之爭凡邑中析田索居咸來質矣罔弗稱平



其忠厚公直今尚美談家君諱祿字汝學別號一溪早膺艱  
窶奮志績學中正德癸酉鄉舉授平和知縣其縣新設矩度  
草創教化未行家君懷之以仁裁之以義表正以廉區別以  
法蠱壞既修奸宄亦化比及考績雖稱宿盜亦同詞保留後  
以上正禮養儲之疏下獄福州平和之民咸念其貧跋涉山  
村千里餽資粵既罷官民皆小里一碣大里一碑隨地勒文  
以志遺愛聞村至京每探起居懷思善政眷慕無忘然家君  
退耕楊溪絕入城府蔬食菜羹不求開達舊歲遭例舉賢士  
夫共薦府胥寢閣若罔聞知夫自文會以至家君計世已五  
歷年餘百然中間三登鄉舉一被歲貢官雖未顯澤多及人

委祉於材亦添鄉薦故材仰思作室之底法欲扁世德之流  
光惟先生是教焉涇野子曰子難斯志固漢高孟之念豕鬻  
宋謝靈運之述祖德乎雖然程明道亦嘗念先世羽琳希振  
適珣數公矣然其為官或端明學士或虞部員外或更部尚  
書或太中大夫若是顯也然微明道克養完粹玉潤春煦學  
如顏子焉則孰知數公為尚書學士哉張橫渠亦嘗念先世  
曾祖及祖復考迪數代矣然其為官或為給事中以贈司空  
或為涪州知州以進殿中丞若是顯也然微橫渠潛思力行  
勇果實踐學近孟子焉則孰知數代司空中丞哉是故子難  
之生固世德之積若徒歸光於世德是所求於先人者重而



所以自任者輕也然則為之柰何曰子難能為程張之學而  
不已其功予他日改書其堂之一扁曰有光世德之堂建在  
某年月日

端本堂記

端本堂者無錫卷峯子顧公與立自扁其堂者也堂在顧氏  
廳屋之後寢室之前卷峯子自少參致政而歸日嘗偃坐於  
斯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外罕交遊內惟端本乃走使問記且  
資顧諟涇野子曰蓋嘗學斯端本矣昔者徂徠之麓有日至  
後而植松者其本深入地中尋端如建標堅之以杵樹溉之  
以雨雪凡附本者皆旁衍四馳遇石入石遇確過確牢不可

拔於是不數年其幹九九插霄漢其枝轟轟礙風日其葉森  
森祛雲霧如駢塵尾其實離離四垂有偃佺者日食其下遂  
善飛行馬不能及楊園之道有榮杏且實矣一富室愛其樹  
而欲私其實當暮春乃擷其本不純而置諸其家之培塿植  
之不亭壅之不厚灌之不深風東至則西靡撥其本乎外見  
乃三日而花落五日而實殞君子以為踈於務本者也或曰  
如子之言將端本亦有時與方乎曰然鷄鳴為善一時也終  
日乾乾一時也夕亦惕若一時也三時具其功密矣格物致  
知明善之方也誠意正心力行之方也二方具其學直矣卷  
峯子之端本也誠如徂徠之人則其出可以教國人其處可



以教子孫其餘風可以傳來世所禪於斯道者多哉堂建於  
某年月日

高郵州重修文廟記

高郵先師文廟故在州治之東重建於天順四年逮今且百  
年矣垣宇日圯不蔽風雨烏鼠且唐陳偃隘庶草蕃蕪每值  
享祀至者嘆惜嘉靖乙未秋九月新城鄧侯子華來守是郡  
敷治更化敦興禮俗仰瞻師模廟貌弗稱即圖更新無所於  
處明年丁酉諏得郡東時堡鎮元君一祠愚民奔走香火浩  
繁迺謀諸郡士議籍其材撤彼就此以興明役首出祿貲倡  
集僚儕莫不歡然捐俸棘赴義舉其群工食費侯時措以給

乃委學司掌上籍選命耆民掌下籍程力權工不爽厥式其  
區處之方錢穀之槩侯總攝焉廟廡既考而鄉賢名宦二祠  
亦并昂新往年予赴太學任舟過高郵學正羅士賢率諸生  
拜問記予已諾之迄今落成久矣復申前請予惟夫子之作  
春秋也城中丘則書夏作南門則書新夷伯廟則書震御廩  
災則書日桓公楹桶則書丹刻凡以重民力節民財崇正祀  
黜淫祠為其所當為而巳斯役也殆有志於師夫子之道者  
乎夫元君祀典之所無文者也毀其祠而以作先師之廟豈  
惟黜邪崇正并節用愛人亦具之矣昔子華從遊於鷲峰東  
所蓋嘗三講於是焉今為州牧侯守見諸行事豈非相信者



乎斯往也固知益齊其位益弘其政益慎其法不渝作廟之  
初心矣諸士子日趨瞻瞻仰於宮墻之間其所以省察已私  
涵養天理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守正閑邪以明聖學大為他  
日新民之具者當必不負鄧侯作廟厚望之意矣先師廟正  
殿五楹南面東廡十有二楹西面西廡亦如之對櫺星門五  
楹戟門之內有池池上有橋凡丁祭暨朔望釋菜并以他事  
告至告辭者皆渡橋北為儀位鄉賢名宦二祠各若干楹在  
廟之左右是役也始於嘉靖丙申夏四月二十八日告成於  
丁酉春某月某日鄧侯名誥起家江西鄉進士助成其事者  
同知魯時中判官羅岐黃初司璜吏目朱守勳暨學正羅士  
賢訓導某某某法得書

雲章樓記

雲章樓者今春坊諭德漸山屠君文升居第之樓也樓凡五  
楹在武漢二溪之間當湖之上蓋自漸山之父太保康僖公  
有是構也凡以藏先世所得

累朝恩命勅誥暨錫書者也然未有額扁也至漸山自侍讀  
進諭德所獲宸章滋多亦續藏于是焉乃遂題其樓曰雲  
章云凡以志聖諭睿翰上以光祖德下以式賢子孫也其  
志遐哉昔程子為宮室乃別構一室以藏先室誥勅并影真  
以奉之雖一二侍僮亦不遺其所所以篤不忘乎孝思者後世



稱仁焉當漸山意亦復如是則其所以求法程子仰以表忠  
俯以洪孝者可知矣屠氏世傳樓右接宋買臣陸德輿之故  
宅其北則顧野王讀書臺鬼然上存者也今視此樓當風斯  
下矣樓構在某年月日額扁題在某年月日問記在嘉靖十  
六年之三月以予因公事入京也越三年之六月予又以公  
事入京始能答之

### 黃氏祠堂記

黃氏祠堂者少司馬雪洲先生儀真黃公之所創建其子戶  
部照磨襄之所葺理者也公在官有冰檠之操剛正之氣公  
直之心無弗達諸政矣比謝政歸乃建祠屋以祀其先世人

戶部嘗因繼母夫人之疾飄然掛冠東歸儀真視疾之暇惟  
以祠屋為事乃問記于予涇野子曰承先人之業莫大於繼  
志順祖考之心莫大于述事聞戶部有子數人焉皆教以雪  
洲公之道思公之惡衣也戒以勿美其服思公之菲食也戒  
以勿豐其味或出而仕也則必以其道行于時或隱而處也  
則必以其教行于家是亦殆為能繼述先人之志與事者乎  
夫敬以合族也仁以長恩也孝以彰往也信以徵來也厚以  
振俗也斯固少司馬未就之意而委其任于戶部者乎是故  
覩周旋登降之節而敬生焉起同宗共祀之思而仁洽焉考  
視履之祥而孝昭焉篤佑啓之則而信孚焉敦大成裕物軌



以彰而俗厚焉雖由此以風天下可也戶部將不念之乎聞  
諸禮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秋霜露既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率是道也予嘗慨俗敝而嘆知本  
之難矣世有父母王父母之具慶者弗克祗服厥事其甘旨  
遂所不言而乃席貨眩侈雖倣古立廟時食且豐潔也吾知  
崇虛而病實靡文而喪真雨露既濡履之有不怵惕者矣霜  
露雖降履之有不悽愴者矣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戶  
部視之何如也是祠也構當居第之左為堂三楹中設大龕  
分為五室中祀始祖高曾祖考左右次列蓋宗程氏禮以予  
所嘗論取者也其後架以為藏祭器之所前暨兩楹一楹左

右二門由兩廊而進墀樹以雙松松外有墻書屋在其前其  
后也有靜觀亭四圍皆植大竹堂扁則內翰前溪景公之所  
題也是祠也經始嘉靖癸未之秋落成在某年月日記凡五  
年而後成在己亥五月

### 新立龍居集場碑記

登州府經歷王君守春使數生持狀來曰解州東北隅二十  
里曰龍居庄東連運城西通蒲坂南抵虞芮北距倚氏且環  
以張格小沼買女長樂諸村其店市寬敞而民人質實四方  
多有來貨馬騾牛羊者誠可立集以聚之也但前守未之舉  
耳太守解君以來每事便民一日出城詢民疾苦見有肩負



河野先生文集  
交易於他郡者遂相州境立為三集而龍居為首于時同知  
王及判官駱永聰吏目周案學正姚克讓訓導王卿薛同張  
文魁咸在焉復恐法久弊生爰立集長以主之民于此乎便  
商于此乎通誠千百世之利也守春謂其鄉人曰此而無記  
非惟太守之善以沒且後之為守者無所勵矣鄉人皆諾而  
樂為之涇野子曰易不云乎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雖炎帝神農氏由此  
其選也集場便民豈細事哉往判解州亦嘗立集西王自謂  
能順民情豈如今日解君三集並設哉然則解君察民之瘼  
知民之急通乎土俗達乎物情解太守其賢于予哉所望法  
法得書云

新修滏河橋記

滏河出平陽府曲沃縣東七十里滏山之下西流而入汾河  
近入汾處適在高縣里中乃通衢也北達京師以至宣大南  
接秦蜀舊有木橋每歲冬修春卸費耗民財千萬若至秋潦  
泛漲尤為居民之害民多怨咨有志果者里僧也見義勇為  
民復從便各施金粟伐石造甃斬木村樹沿河十里各奏爾  
能果乃旦夕募緣波及行路未洽數歲積財百千乃告諸兵



備命憲辛子批行知府茅侯轉仰知縣趙弘安主簿包文昇  
督工修建乃作石橋一座其空有三橋上起樓十間以息行  
者東南割構廟宇致祀水神垂成而茅侯觀焉謂誼不可無  
記也即遣志杲持狀問記涇野子曰橋梁國務所急載諸工  
典王政之一事也夫晉有滏沱猶鄭有溱洧子產雖惠不知  
王政乃用乘輿而忽橋梁為聖賢之學者每譏病焉齊桓公  
諸侯之流也岩下有貫珠老人解知九九之數桓公得相夷  
吾用九九之數伯齊國則夫用志杲以成滏橋可知茅侯之  
他政矣侯素志于古人之道躬行實踐羞比夷吾子產者也  
斯往也康濟天下之險不啻平陽一滏橋而已志杲輩亦得  
皆善知于予者

涇野呂翁之次孫永寶壙碑記

予致仕到家得見兩孫甚喜其長孫師臯永胤於去年隨其  
父舉人田會試今尚未還其次孫師伊永寶則次子監生岫  
娶邑人張耆老公蘭之女金所生者也永寶生未期年而張  
金歿雖路人皆憐其無母也予撫之于晝予配李淑人暨其  
乳母并二戚媪撫之于夜今年三月生二歲又九箇月將三  
歲也然受性頗靈慧其婉恋于予暨李淑人雖成童弱冠之  
孝順者不及也予每坐必為予移置脚凳脚凳重力不能舉



目僕者共舉之又嘗因嬉戲棍誤撞兄永胤之目永胤怒即  
跪拜掣膝胤喜當予將用茶酒或與僕爭奉壺盞有一僕故  
稱其耆老之名恚詈不已又一僕嘗稱其父之名則又甚恚  
詈之尋即告其父曰爹爹某僕叫你名也及痘疹見李淑人  
或他出即掣其手曰勿出看守問曰看守誰對曰看守永寶  
也有劉氏老姑者亦同寢老姑或他出其語亦然乳母嘗撥  
脚以大使用故紙以揩襪則止曰是字紙也疾中每言歸去  
或言哥哥者數聲既革之子夜數呼予至內人以予在前堂  
外寢不以告既旦則四月二日寶已亂不能言辰巳之間歿  
矣予深悔瘡曳之特未能救也及將舉棺焚所遺衣鞋見一

二錦繡襪祿則嘆曰其誰折寶之壽損寶之福乎予在南都  
時嘗寄書于家兒子輩可只用粗布不知其言之無益于寶  
也初予既舉進士在告後嘗製一紵衣先侍郎公斥之曰汝  
嘗言何粹夫著布衣今忘之也予自是不敢衣重紵者二十  
年至五十衣帛時始用重紵然亦未嘗作裏衣至六十同南  
都九卿冬至節會于禮部諸老多言寒甚有錢尚書者言浴  
紵可作小襖老人骨寒宜用之予自是始置一袖襖今服之  
四年未易也予凡于索文之幣米學之贄積有紵綺其用多  
為

朝祭之服及家廟時祭母侯淑人之衣饌藥餌所費耳其有



屋數間田數十畝皆先侍郎公所置予不過修飾之耳縱有一二增益亦不多也日夜所深念者願生一賢孝子孫勝于財產末意永寶靈慧異于群兒其姿容舉縣人皆愛之乃一疋遽去將予又有他罪耶因記于墻磚或曰未成喪兒多棄于水火不葬實未三歲而葬且與記禮歟谷曰不聞夫子之勿殤童汪疇乎

重建 敬一亭啓聖祠尊經閣記

夫治民莫先於作士作士莫先於興學興學莫先於崇道洪洋趙公之巡撫陝西也首事廟學見省城三學聯于一區規制宏備寔先列郡則羨之曰壯哉斯基也既而觀于

敬一亭焉在郡明倫堂之後而甚狹淺則曰非所以尊聖製也既而觀于啓聖祠焉乃在先師廟之後而室甚陋則又曰非所以達聖孝既而觀于藏書樓焉乃在郡明倫堂之前規制卑隘而收藏踈缺則又曰非所以襲古典也遂檄藩司俱為改建適侍御張君棘院事竣因以謀之侍御曰懿舉也遂建 敬一亭于碑洞之後五穗其前與先師廟相直蓋極其宏麗矣乃建啓聖祠于學宮之東亦五穗當董子祠前蓋極其軒敞矣乃建尊經閣亦五穗於郡明倫堂之後即故藏書樓也蓋極其巍峩矣他日遣學官問記致仕侍郎曰相曰君子之治先其大者而已矣



敬一亭者體道之要也啓聖者發道之源也經籍者載道之  
器也故君子以道修身以身用人以人立政而民不康者鮮  
矣今夫怪誕之辭佛老之書於世無補也然或為之貝葉牙  
籤輪藏朱接以奉之者矣今夫淫鬼邪魅胡僧左道於人倫  
無益也然或為之金貌檀骨畫宇雕梁以祀之者矣今天馳  
騫于辯博而不知本迨逐于崎嶇而忘所歸於正學有損也  
乃或譽其多識獎其泛覽以美之者矣然則洪洋公之為政  
上以宣君德下以整民俗前以明師道後以詔來學可不謂  
先其大者乎是役也棟梁取之咸陽琉璃取之耀州氓石取  
之富平後匠取之咸長兩縣各給以直也諸費取之司府贖

金是役也始于庚子八月落成于辛丑月日焉公名廷瑞字  
信臣直隸開州人起家正德辛巳進士其德化政績懋著兩  
土鎮服外夷宜有茲舉在洋餞也今

聖皇嘉公殊勲已陞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仍巡撫陝西云  
張君名光祖字德徵河南潁川衛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今  
巡按浦君名鏊字汝器山東登州人起家正德丁丑進士其  
藩臬諸大夫及府守有事茲土者法皆得書

蒲州新建閘河引水衛城記

嘉靖辛丑之秋北虜自大同入寇山西勢甚猖獗聲震豫雍  
平陽以東殘破不支時趙君伯一方守蒲郡作而曰斯蒲之



為城也藩王宮殿不啻數十公卿里居不啻數百富民傑士  
匝屋盈巷闐闐萬千保障一失責在于統乃晝夜熟思周爰  
咨詢王公卿士下至黎庶罔不延訪遂定策曰若有不虞閘  
河引水周流于隍數萬甲兵不足懼也策定僉以為然既而  
曰役使不均輦獨抱怨乃計地定工計民定役計限程日貧  
者出力不遺差占之卒富者出財波及優免之家勤者有勸  
勞及督工之人惰者有懲刑及頑慢之輩于是州衆咸作挽  
襁齊奮鼓鑿弗勝西北建閘高于河身西南合河隍深且將  
至泉未及三月厥功告考於是蒲大夫方山龍谷竹門諸士  
夫會而言曰太守斯功吾蒲人百世之利也可無文石以詔

後來乎乃遣孟生劉生齎狀以問記涇野子曰美哉斯舉也  
豈惟蒲人之利雖關陝以西亦可賴矣夫伯一其有得于仁  
義之道者乎夫愛民之心不深其何以為仁使民之力不均  
其何以為義仁且義吾于蒲州閘河引水見之矣禦虜上策  
有過于此者乎狀言當虜之未至也伯一君置一吊橋以防  
患築堡砦以障內造軍器以禦敵設諸械以壯城捕強寇以  
息盜造巨舟以濟危革市賣以蘇困儲糧芻以備軍餉汰積  
年以杜飛詭止濫差以遏需索清獄囚以止冤濫新學校以  
勵教化毀淫祠以正風俗禁巫媪以別男女抑強買以戢驕  
橫此數者在他守令言誠備績也在建閘引水言皆細事耳



予既受請乃致書伯一曰聞河引水甚善甚難非吾伯一不能行也但恐水行之後傷及河壩兩岸田屋可資及貧民貧士如何然不知伯一處之周詳矣遂復書深謝則伯一者豈非信道之深見義之勇吾鄉邦之光他日進拜上鄉防患四夷勒名鍾鼎當予伯一有望乎伯一名統別號麗山起家乙未進士

### 胡氏族譜記

歲壬寅胡孺道自休寧來吊予于北泉精舍乃留東廂以居一日出所撰胡氏族譜展予曰吾父木齋翁嘗嗟始祖朝奉君稅幹者元末自婺源遷居霞阜生三子伯一曰某仲曰某季

曰某以至今十數世來未見譜之作也弘治中經歷今陵公雖叙世系言之無文恐難以傳遠者耳乃命大器及賦裒益考訂而成編目凡有六其文若干焉涇野子閱而歎曰夫世系明可與廣恩矣正宗立可與明義矣列傳謹可與考德矣宅墓詳可與永業矣家乘附可與足徵矣此皆木齋翁之意而大器及賦者述而終之也于是譜之作也足以觀其仁焉于是譜之成也足以觀其孝焉仁則能收族孝則能繼述能收族善繼述則尊祖敬宗之心於學士大夫等矣當非卜子夏之意乎雖然予之所望于孺道者固不止于此譜也昔予官南都考功郎中木齋翁即遣孺道學于柳灣精舍孺道事



予如事木齋翁朝夕不忍離予也竊嘗私喜以爲孺道有所得矣及戊戌予將北上還家孺道曰他日大器必至高陵當其意雖顛沛患難有所不避然而山川之險跋涉之勞何足爲孺道艱哉予亦誼其必至矣既而孺道果至在夏五月也予喜甚曰孺道斯行也予將以爲天降耶且亦能成得一信字矣宋揚中立往潁昌問程明道易及其歸也明道語人曰吾道南矣夫中立將樂人也視休寧爲且近而予高陵人也比潁昌爲甚遠予之道固不敢比擬程子萬一而孺道篤志好學輕千里來從予則已駁駁乎中立矣若孺道不以此自足志益堅而功益專言益謹而行益慎則仁由是可以溥

天地孝由是可以通鬼神信由是可以透金石至于窮神知化之妙然後爲繼述之善也此豈但譜胡氏於今而已哉雖以譜天下之族至于千萬年亦可也孺道歸而與賦其勗諸賦嘗從予遊亦可與言者矣後之胡氏子孫欲知其顯祖收族之美者其自木齋翁始乎木齋翁恩榮壽官名思三字汝季別號木齋云

### 新建巡茶察院行臺記

徽州火鑛鎮舊設批驗所與秦州駱駝巷稍子鎮同後至巡茶劉君俱奉革去惟火鑛鎮官雖革而印未繳也嘉靖丁亥猶銓注一大使來然而于所無衙于官無事知虛衙耳戊戌



之秋應天沈君中甫奉命巡茶陝西至火鑽鎮嘆曰此地  
去徽秦二郡俱且二百里程而茶馬由是通焉豈可以無官  
守與公署哉况虜囚一寇衆踰十萬近者吉囊俺荅之種最  
號精強而哈喇慎亦默虜也不時南侵墻堵而來雖有臨鞏  
秦平甘寧固靖諸路之兵然衆寡不敵又多軟脆望塵奔遁  
莫敢支持人徒以爲虜強而我弱也殊不知禦虜在士奮士  
在馬畜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鮮矣  
茶課不足而欲馬之畜者鮮矣馬力不齊而欲士之奮者鮮  
矣軍士不奮而外欲攘敵以却虜內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  
前聞也然則火鑽鎮察院行臺之建是其可少且緩乎君乃

先行廣寧開城七苑查見在大小兒騾駒馬萬有四千有零  
其倒死拐逃被盜者皆備查其數比之元額率虧損十一二  
馬如是而茶課猶縮堡塞猶敞馬之不寢耗以亡者幾希雖  
有塞淵之心其如雲錦之群何哉爾乃令漢中府歲辦地畝  
課茶五十四萬依期起運重禁茶園店戶盜賣欺隱而中茶  
商人傾引之後不得輟轉與販別務生理久不完銷以榨國  
課雖山西諸處各該原籍亦必監候家屬又令洮河西寧二  
道督察三茶馬司官吏于運到茶斤不得收粗惡者于內庫  
以易馬而以甘美之茶給商人又令守巡兵備叅將諸官責  
各衙門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吐蕃疊溪松茂以至西寧



嘉峪諸處私販茶徒不得肆行潛通番人以易其馬又令各驛遞衙門于發到擺站瞭哨茶徒拘役及貧病者各有所處又甘肅二行太僕寺及陝西都行二司嚴視官軍馬匹不得走失瘡癩而椿朋地畝馬價亦皆及時完徵并禁官馬不得馱載私物減其糧料又令派定空閑牧軍守候茶馬一到即時俵領勿得守至旬月致馬瘦損至啞柱檻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騰駒遊牝各得其所圍長群所皆不得惰偷閑曠以廢其業又令苑馬寺通行各管三路官員親詣各監苑巡視塞堡務必高墻深塹堅實寬厚保障地方收斂馬匹勿致損失夫漢茶有招馬之資番人有市馬之樂監苑有飼馬

之實塞堡有護馬之所行之數年雖駭牝千億亦可觀也此拘四驪不啻言矣徽州王刺史言君存心正大行事嚴明令省官民皆敬慕之宜其錫馬蕃庶強壯邊圉如此也是役也行臺正廳三穗東西廂屋共六穗後廳三穗東西廂屋亦六穗二門及先門各三穗若大使之宅第則在行臺之西亦不下一二十穗器用諸物皆具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六年月日落成于十七年月日未幾君以竣事還朝矣君去之第二年七月予因徽人速記遂述所聞君之美政一二以告後來君諱越字中甫南京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

陝西貢院重修記



吾陝方伯喻公尹公暨大叅王公使學官張穆持狀兼幣詣予曰茲嘉靖庚子大比侍御潁川張雙溪先生實有監臨之任先時往觀貢院謂此乃國家興賢取才之地不宜敝漏若此且是地屢敝屢修屢修屢敝多非為久遠計者于是會謀于巡撫都御史洪洋趙公及春諏日選委才吏群後爰作次第舉新堂廳門坊規制倍昔且奎壁中工適落成正文明時也涇野子曰斯後也豈惟可掄才于後實可以作士為先君子于後教化攸繫者此也夫其自春徂秋歷三時而後完下如苞竹上如松茂不猶端士之學日修月累內主忠信外持威重真積力久形著明動成章而後達者乎若乃修敝屢

更又何異于士也怠惰荒寧鹵莽滅裂不積學于平日一旦延至試期勦取他人之言姑應一時之考以僥倖于一第者耶聞之曰財不費而舍宇新民未勞而士氣倍彼號令頻繁人日奔走于道路征誅稠疊工日寤寐于役所此其罷我鄉民不忍見聞又何以作士氣而使之興耶且自房祖堂自堂徂樓自樓徂門徂坊朗豁正大噲噲壯偉豈啻為君子攸寧者乎諸士過而瞻之曰此吾輩入而應期處也此吾輩出而用世處也吾輩之學其才德洪麗巍峩能入此處否耶故觀之九五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彖曰下觀而化也斯後真懿舉矣比美斯干不亦可乎雖然君子之舉賢才凡以報國也固



宣崇重貢院之制矣乃若士子修身以道待上人之舉者雖不必貢院之修敝可也諸士子不聞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乎此二賢聖者皆秦晉近地之產也又何嘗待固其垣墉厚其茨棘哉諸士子若能仰體美意雖試于垣墉茨棘之中以為國制爾然也而其材之卓茂自爾出乎其外如臯陶董固不可乎是役也貢院坊在先門之前其東騰蛟坊西面起鳳坊對成改建壯麗其北三門高偉亦如三坊也明遠樓在三門之內瞭望樓在其四隅至公堂在明遠樓北南面又其北為四所彌封膽錄對讀供給收掌試卷房九二東西對三房之南有為國薦賢堂者北面又其北為外簾臺察藩臬對居

焉其廳皆扁以精白一心又扁曰公明皆在文衡門之南門南則聚奎堂舊止三楹今增為五楹崇且廣矣奎也有不聚乎又其北為主考廳五經房在其左右對夫雙溪君之巡按西土激揚有方賢邪難淆隄防有道請託不行申稟有度驗詳難誤釋囚必直姦惡知懼互訪求實積弊多革雖至

宗室輔導以及衛所軍職亦皆取律行事凡驛遞雜行邊腹傳報皆有註查時刻乃又明寬有要科場有條宜于貢院有此懿舉也雙溪君不日晉庠卿寺漸轉宰衡應知其益文是舉而不渝乎雙溪名光祖字德徵河南潁川衛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喻名茂堅尹名嗣忠王名納言是役也始於今春



二月落成于秋七月有事茲舉者法皆得書

許昌新建鄉約所記

嘉靖己亥之夏予自南都捧

表北上道出汴梁許州守運司張幼養方以公差在汴謁予  
于行署予以幼養舊從予遊也問治許之政對曰良知雖不  
才然于先生之道不敢違也良知履任后謂論治者當識其  
體養民者宜先乎教乃于州治之東闢地一區建為鄉約一  
所行令儒學官會同諸生于公堂同舉治政敦德者一員為  
約正以率約士閑禮者二員為約副以掌約儀才識公正者  
一員為約史以監約事鄉閭耆民六行克敦者三十人為耆

老皆免其雜泛差徭以見優崇之音仍舉生員年長熟于禮  
儀者八人為禮生年少生員十人者肄詩歌焉每月朔望赴  
鄉約所聽約正副宣 聖訓并示以四禮條式舉善糾過又  
申之告戒明之憲章凡入約人家冠婚喪祭悉自約所舉行  
定為章程務主以誠實持以悠久庶道德可一風俗可同矣予  
又聞幼養之治許也嚴上丞之禁明示法例革狡黠詐瞽少  
寡之弊痛治尚氣輕生之徒以詰健訟雖至給引造冊開  
場賭博顧養馬匹掛荅綽攬之陋習一皆盡于除絕及聞鄉  
約之建予甚喜曰幼養其相信哉德禮以道之于先刑政以  
齊之于後而又以今律例之切近者補解鄉約之未備許民



有不入善者鮮矣且幼養迪廉以持已致恭以事上廣惠以  
慈下既已端其本而又修先賢之教明

聖王之法以化導于許雖古之黃冠之治潁川當亦不過是  
也斯往也吾知其必堅之以敦慤持之以久遠雖他日進秩  
部署漸轉鄉寺亦由是而不渝也許人將頌德于碑尸祝于  
祠而不已乎是後也先門三穗其北為中門一穗又其北為  
先教堂南向五穗其孝友睦婣任恤六齋在堂東西列堂之  
后也為講學堂三穗講學堂之左建祠一所以祀周程朱張  
凍水司馬藍田呂氏其陳太丘黃次公冠子翼諸賢則祀于  
其右又其北為一亭以安置

高皇帝教民榜文是役事始戊戌冬十月落成于己亥秋九  
月

暮至渭濱觀網鯉記

清虛子偕三洞道人暮至清渭北干立于洄渦之上見鉅鯉  
焉有中鮮細鱗及群蝦從者不下數百千鉅鯉臥食四五蝦  
焉坐食細鱗二三焉起食一中鮮焉已而揚鬚鼓鬣而飛逐  
中鮮細鱗數十并吞之有漁翁持方丈絡頭而至以修竿汕  
于渦中遂獲鉅鯉肥澤新美不羨黃河之魴楚江之鱒也鉅  
鯉俯首叩地張口呼友若求解焉其情甚哀漁翁者憐其狀  
之苦也復投于渦中鉅鯉乃將渦中群蝦須臾食之盡矣未



飽也又將細鱗盡食之未飽也又盡食其中鮮焉已而無所  
食也腹且枵遂浮于水上瞠目而望他洄渦若將趨焉有舟  
子搖櫓湯漿而至見鉅鯁彷徨無依遂捕之橫剖其腹生蝦  
活鮮猶有數千存也舟子共嘆曰甚矣漁翁之不仁也使其  
初也既獲此鯁不再投之于渦雖細鱗今可若尺線蝦今可  
若寸以充萬人之食有餘也今乃以小不忍而殃及群鱗蝦  
豈不誤乎漁翁聞而笑曰予自小學打魚至今皓首老矣不  
及舟子之才也清虛子歸坐洞中聞之嘆曰易不云乎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是故一吏肥百民瘦果然哉君子而未仁于  
道尤當汲汲也洄渦在渭橋之東鯁魚多自濁涇玄甫藝來

經至高陵縣南合渭水

遊白雲洞記

涇野子偕近渠張處士公勣訪三洞張道人于渭濱時四月  
五日已暮三洞已出事于南姜里其徒數人藝燈烹茗掃二  
榻於白雲窩中予與近渠對寢熟寐既旦早食三洞至矣提  
酒携魚喜見顏面曰先生何以至此予曰君在南姜何以知  
吾至此答曰先生一來消息不甚大乎遂開宴於白雲窩中  
予聞三洞壽辰且邇也稱一巨觥并賦白雲詩一絕自書焉  
且曰久矣予之不托於筆石也又明日異省有守制縣令拜  
予於家不遇追訪至此出數金以爲贄既而有他請予輒拒



之還其金曰汝在喪予不能賻乃反餽我耶即此金以賻汝不可乎又曰祁署中勞汝過我不可使汝空歸吾贈汝以有命焉如汝之名已斥焉非予所得而汰也如汝之名已漏焉非予所得而登也近有兩生者一親一故問書於予以應試於長安予謂之曰汝文如可中是予之書增其醜也汝文如不可中是予之書無所益也其後主試者皆不用書惟糊名以列等兩生者皆在優列喜而嘆曰信乎涇野子閉書之有定見也否則幾使人污鱗我輩矣縣令色受似有覺也遂去既又飲於他所有論編糧新重者欲豁訴一人曰訴必有費而後行予謂之曰從編與從訴費孰爲良費少從編可也費

多從訴不可也坐客皆從編乃知事必有理理明則人易信言必有義義到則人易開事不可以強爲語不可以費詞且暮遂同近渠三洞南至渭干以觀涇渭合流并看打魚之人還坐場中作詩十首侍行者有明玉於燈下備錄之又明日有縣幕至請予還縣以爲縣人囑答曰此行已爲漁樵人矣待浴病湯泉而後返又明日有異縣進士業者至爲其友亦問書即以告前兩生者誨之其人亦謝去是在八日是日予亦病閉洞門臥抵暮而後出也旦日周覽新雨見禾花焉陡然暢茂也未幾絳州陶季良携其徒自北泉精舍步來予方自渭濱觀網鯉而回有小記持示季良共訂之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書